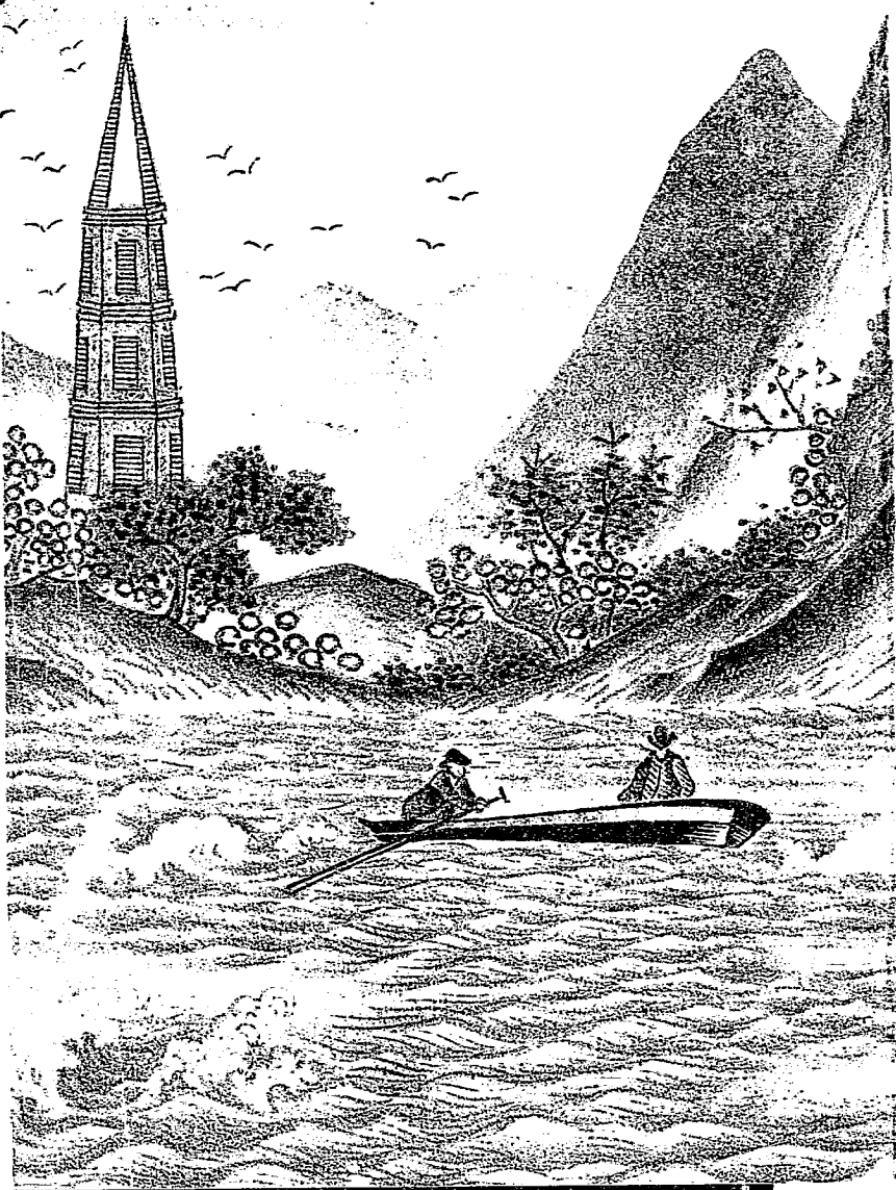


# 大魔窟



大魔窟



3 0543 6402 5

大魔窟（原名塔中之怪）

日本押川春浪原著

吳江羽男譯述

第一回 怪哉此塔



武田勝雄曰。我自橫濱乘海星丸四千噸之汽船而來。已數日於茲矣。蹠巨  
濤。踩荒浪。朝朝暮暮。無日不浮沈於水與天接。浩淼無涯涘之海洋中。胸襟  
煩悶。科首斜倚。嘔吐之聲。不絕於耳。覺身魂疲弱。昏昏欲睡。生平勇氣。至此  
索矣。忽聞汽笛破破然。鳴聲浪宏壯。如雄獅之吼。山中未幾。蒸氣機關隆隆。  
然推進螺旋轆轤。白浪擊船聲淙淙。然而一等水夫。以測海鉛線。上下不  
已。高舉右手而呼曰。九尋半矣！七尋半矣……諸聲嘈雜。一時交集。蓋此船  
已投錨於澳洲南端最淒涼最荒寂之黑面島。

我之困於航海。已非一日矣。今有此山高草碧之陸地。觸接於眼簾。心中愉

## 大魔窟

快如久雨之後。忽覩新晴者。淒涼荒寂。非所計焉。急出甲板。放眼四顧。知是港雖廣。而海星丸以港水淤淺。停泊於距離埠頭場之較遠處。時當夏夜。晨光熹微。宿鴉點點。遙自海岸森林間飛出。鷄鳴犬吠聲起。鄰近天空澄淨。如碧琉璃。日光漸昇。晨星漸沒。不轉瞬而流金耀彩之月光。燦然光照。於是地之山水。我乃口烟卷。手榔杖。環眺海岸。覺熱帶國之景色。大異故國。南風習習。撲面而來。椰子橄欖赤橘諸樹。鬱鬱葱葱。青翠欲滴。而信天翁與不識名之灰色各鳥。廻翔上下。於朝曦中。羽毛滑澤。熠熠耀目。信乎天南風景。若仙府焉。瞻顧良久。意頗自得。

聞此市街。人口三千戶。數七百。遠而望之。塵宇櫛比。且土白砂白。堤防白。邱陵白。屋白牆壁白。瓊宮玉宇。一白無際。朝日斜射。更皎然不可逼視。自顧貌躬。反覺形慙穢朽。惴惴然以爲此白玉世界之玷爲恐。又念此嶠嶭市街。宜

予以清潔之名稱。曷爲以黑面島名。誣哉此稱。島神有知亦當叫屈。我當究其始名者之誣罪。而易以美稱。籀思良久。終莫解其理由。適有一二等水手。徐徐自烟筒處大踏步而來。余乃就而問曰。是地彌望皆白。誰誣以黑面島之名。二等水手忽止步。瞪視若深怪。余問之。唐突者忽笑謂余曰。君未曾來此島乎。解腰下之望遠鏡授余曰。若能由此窺。當知黑面島名之非誣。余曰。將於何方窺之。曰。若不見西方有突出海面。斷岩絕壁。峯巒秀削。白烟上噴之火山乎。向彼觀之。當得其真相矣。余乃依其言。從望遠鏡諦視之。

余見此山絕頂上。現一不可思議之現象。其質似岩石。非岩石。似積土。非積土。其色黯黑。森然有殺氣。其形殆似亞刺伯物語中所謂妖女之面者。然氣象愁慘。景色幽淒。使人見之。肌膚栗起。乃知此島之名爲黑面。固非無理。因又問曰。彼突然而隆起者。果何物耶。二等水手曰。是名黑面塔。名高於世界。

者也。此島之名爲黑面島者。亦沿其名耳。余瞿然驚曰。怪哉此塔。其果爲黑面塔乎。

大

魔

窟

余猛憶在本國時。瀏覽小說。知世界上有名黑面塔者。謂昔有島王某。暴惡無道。其遇敵國捕虜。及不順己意之臣下。慘酷無人理。又費無量星霜。無量勞力。以經營一魔窟。爲人世間無二之地獄。凡王所憎惡之人。悉投之魔窟。俾受種種無量之苦惱。天壤雖寬大。而魔窟之中。獨形跼蹐。逸之無門。死之無術。朝笞夕箠。肉血橫飛。至僅存骸骨。棄之塔外。胥隨此不情之海水以去。幽囚窟中。吞恨而沒世者。何啻千百。世俗因此相傳此魔窟。一至陰雨。鬼哭啾啾。數千年求。無一人敢探檢其內部者。噫。昔以爲耳食之談。不足據信。今何幸親接諸目前乎。怪哉此塔。其殆卽所謂黑面塔乎。思至此而好奇之心。蠢蠢活動矣。

小說

余一好奇男也。今之不苦航海遠來此地球之極端者亦以好奇心勝。奚得發一世界之奇事耳。回憶當年島王經營覽窟之歷史實足恆懼。然旣目覩此塔。雅欲單身走入徧探內部。豈非快事。雖莓苔上壁蓬蒿沒徑亦所弗顧。因復問二等水手曰。若來此島者數矣。曾一闖此黑面塔之中部乎。曰。若言何輕率乃爾。彼塔之中部幽夐遼闊不可具狀。前之入塔探險者無一人骸骨生還。至於近時語至此忽色變聲顫曰。鬼魅出沒每晚必見居人咸以爲戒。余嗤之以鼻曰。有鬼魅乎。曰。然。

余念二十世紀爲世界文明之中心點。科學發明殆無餘蘊。所以盜賊惡獸離奇皆有獨鬼魅。一說置諸弗道駭豎。童咸知其妄。彼長於航海之水手。何獨惑此誕妄乎。宜正襟高論以辨其非。然彼固不學無術者流無稽之言。反以爲實。於此上陸片時。安能口角飛沫。發大議論乎。况我來此島爲訪友。

大

人長岡武太郎耳。今果能達我目的。獲其效果。當俟有暇晷。深探黑面島之大魔窟。以一破世俗之迷。奚爲此時向彼斷斷者。遂不復与二等水手辨。彼亦於此時舍我去。

時明星盡沒。果果朝暾。漸高出地平線上。遠望市街。居民盡起。而旅店渡船。亦次第離埠頭場。高呼店名。爭向海星丸而來。余竚立舷門。將於此渡船中。求其所聞之澳洲薄鐵爾者。蓋渡船中之最穩者也。未幾。果見羣舟中。有一白色澳洲薄鐵爾。小旗招颺。隨風而來。余乃招之。泊近舷梯處。縱身一躍。乘此薄鐵爾以去。

## 第二回 倫敦之警電

余曷爲來此淒涼荒寂之窮島乎。又曷爲訪長岡武太郎乎。彼長岡武太郎。又曷爲來。

窟

林 說 小

距今數年前之秋。英京倫敦偵探部內發一長電。以警告全世界各國。各國之人。爭笑其妄。謂何物好事。爲此海市蜃樓之說。以愚二十世紀之耳目乎。然信者亦踵相接。

其警告曰。今地球表面上有一不可思議之海島。其在某洲某洋。均不得知。惟知在距離文明中心點之極遠處。島之廣袤亦不小。其南岸暖潮奔流。地勢平坦。草木葱蘢。一碧無際。乳牛小羊。偃臥草間。臨河一帶。網罟而漁者。前後相望。數家臨水。自成村落。此島物產。上自象牙琥珀。駝鳥毛。海綿。眞珠等之製造品。下至椰子。橄欖油。鴉片。杜松子酒等之飲食品。產額既多。貿易亦盛。其北岸則氣候寒。土地瘠。山則童禿。惟見突兀之岩石与火山石。高插烟霄。狀若擎臂。海則怒濤逆卷。衝激島根。若有無數珠玉屑噴薄直上。所以下南岸人烟輻湊。北岸居民寥寂。南岸如春花之燦爛。北岸似秋樹之蕭槭。南北

## 大魔窟

相較。幾若幽明。數百年來。北岸遂爲人跡滅絕。終古荒涼之一大恐怖境。此時忽有怪物九人。出沒於北岸。其生於何地。來於何時。杳不可考。其骨相。獰猛醜惡。如羅刹國中之夜叉然者。其智覺非常銳敏。具有一種萬夫莫當之魔力。其生活爲海賊。鄰近之海岸無論矣。卽遠至支那及歐非兩州之沿海。常恃有偉大之勇力。與變幻莫測之魔術。乘船出掠。或燒漁村。或沈貨船。剽窃金銀財寶。而歸此島中之魔窟。故此九人與常人絕異。達爾文進化論。所謂狒狒進化時所生之人類。猶未純全爲人。而具半人半獸之性質。噫。此九人儻其類歟。

此九人更有一種牢不可破。奇突莫匹之迷信。謂世界上有力強已等數百倍之魔神。曰海王。身高丈餘。半獅半虎。凡人間海賊。悉統轄於海王。海賊之一動一靜。海王皆臨乎其上。以監察之。海賊奉之維謹。事事不敢觸神怒。且

林 說 小

謂得藉劫掠以爲生活者皆浴海王之澤耳每歲則限以某月某日祭之先九人必訪求世界第一之美婦人施魔術以劫奪之祭則畀美婦人於斷岩絕壁之島頂下投諸海獻諸海王以爲犧牲年一舉誓不敢廢

邇來英法諸國中之蜂腰鼓乳色界翹楚爲九魔賊所勾攝淪入於茫茫海洋中爲魔賊之祭品者亦指不勝屈矣蓋此九人具有勇力並可恐可怖之魔術其現也如雲其滅也如風凡嬌豔天生之美婦人一入其目雖有金城鐵壁爲之保障無不操券立得噫世界上有此大惡魔誰不爲之忡忡者幸天網恢恢我偵探部得發見此秘密之端倪以警告全世界全世界其慎之全世界之美婦人其慎之全世界之擁有美婦人者其慎之

此電告一傳全球驚愕智者笑之愚者信焉笑之者曰事固甚奇惟當置諸神話時代則可否則圜圜地球安有此島安有此九大惡魔彼偵探者誠好

大

魔窟

事哉。信之者曰。事雖甚奇。然出自文明國都之偵探部。決不虛誣。否則爲此捕風捉影之談。以炫全球之聞。見意欲何居。於是一傳。十傳百遠。近喧告。人心騷然。彼生有美人之父母。及稍有姿色之女流。聞之無不色變。秋風驟。起颯颯。振窓障。卽一時驚號曰。魔賊其來乎。吾知此女不保矣。夜半。秋雁嘹唳。響徹天空。則又譁然羣起曰。魔賊其來乎。吾必力保之。與彼格拘。騷擾。未可禁抑。時余方與二三同學。縱論此事。狂笑而顧友人曰。吾與若當爲美人裝。冀中魔賊之選。任其勾攝。以一探其秘。與友人曰。若之容色黧黑。當不獲選。天下多美婦人。寧肯以若輩之鬼殺男。而濫竽充數哉。詎知事難逆料。竟有一意外之大波瀾。中於吾儕身上者。吾與親友長岡武太郎。先後離故國。而遠來此澳洲南端。淒涼荒寂之魔島者。蓋爲此也。

## 第三回 美人雪子

## 小說林

余一帝國大學之法律學生也。終歲深居斗室。研究德意志民法及法理學等。然生性喜動。酷嗜擊球競走。競漕劍術柔道等運動諸戲。雅不欲竭藏一室。愁悶殺人。一有暇晷。輒出爲運動之戲。春則看花逐鬼。夏則避暑而探險海島。一至秋日。踏明月。肩火槍。出沒山中。以獵羣獸。至冬日。則興更豪矣。雪花亂落如掌。黏人衣袂。余著皮履。披外套。蹴踏雪中。往還於木曾山碓冰嶺間。以與野猪野狼格。我之名爲勝雄者。蓋謂無鐵砲而勝之英雄也。故人稱我曰武田無鐵勝。且帝國大學無宏大之寄宿舍。其左近又無適當之旅館。部屋低狹。食物惡劣。且使役下婢。囚首垢面。時來狎戲。握手接吻。無所不至。甚則書籍投地。彼之惡作劇亦甚矣哉。我等清淨潔白之學生。其何以堪。

余自數年前。卽寓於舊藩主水島伯爵家。伯爵故外部大臣也。性恬退。浮沈宦途。頗不自適。乃辭職歸。構一別墅於大森海濱。亭閣樓臺錯落有致。廁身

其間如在畫圖中遊。伯爵放懷風月，將於此終老焉。且是處距大學僅四五十里。余日乘自轉車以往還。朝眺明星夕望落霞。其勝於往時之旅館者，寧可計耶。

伯爵有一豔娘。年十三長身玉立。肌膚瑩潔如雪。故名曰雪子。寡言笑。莊重不佻。一望而知爲華族。且丰姿綽約。嬌冶欲滴。恐偕大亞東無能匹其美者。雪子早喪母。鞠育之責父伯爵兼任之。伯爵愛之益如掌中珠。而雪子之事伯爵亦相依相愛如慈母。

余在伯爵家爲雪子友。亦爲其師。蓋雪子自幼卽喜出遊。余輒伴之。或往海濱。俛拾貝殼。美澤可鑑。或游松林。追兔逐犬。怒馬驅馳。不屑落人後。常回顧余曰。惜吾非男兒。否則寧肯告倦耶。言時兩頰盡頰。嬌汗微流。而氣象活潑。酷似伯爵風。至每晚七時間。余教以英語數學。雪子恒以爲苦。對書凝視。若

## 小説

不了了。見小蠅飛來。舉手撲之。喜極欲狂。至習數學時。則左右迴顧。審視其伯母之小影。而數學之理論。若未入耳者。故畫必出遊。不則意致爽然。伏書酣睡。斯時之慾態。有如是其可掬者。

越一年。雪子益婉約流媚。指纖細如葱。兩目如一泓秋水。每出時。人咸以天女目之。雪子美名由是益震。且稚態稍減。不似前之手撲青蠅。目注伯母小影者。英語頗嫋習。數學亦殊優美。又好法語和歌及洋琴。花辰月夕。輒彈琴、歌曲。音韻懸、殆若鶯鳴鳥語。雪子具此美質。深得父伯爵之愛憐。而處此平和無事之家庭。閨中豔福。至斯而極。

今三禮拜前之某日。清晨六時。余如例起身赴大學。自前廊至正門。有一坂道。迂曲而長。中鋪砂礫。光彩奇麗。兩側碧草如罽。翠色可餐。花園風格。不亞西洋。四時之花不絕。爭香鬥艷。心幾欲醉。余以坂道砂礫高下。恐妨車輪。自

携自轉車徒步而出。將及正門。忽見右側有二人影隱現於花叢間。諦視之。蓋一則儼若天女之雪子。一則其侍女阿梅也。

雪子知此時櫻花雖散。朝顏（卽牽牛花）正開。因於朝露未晞時。偕阿梅共來此園賞玩朝顏之姿。且指且語曰。若者紫幽雅可人。若者紅鮮豔莫偶聞。余輪音卽搖手招余曰。武田君若赴校乎。然爲時尚早。盍來共玩此朝顏花。余自懷中出時表。見已過六時。乃辭曰。時已六時二十分矣。急欲赴校。不及與姑娘共玩也。且姑娘今日起何獨早。乃爾。雪子忽顰然不樂。顰蹙良久。乃曰。朝顏轉瞬卽萎。故乘此時來玩之耳。余笑曰。姑娘真惜花人哉。朝顏何幸。得姑娘青睞也。雪子益驟然急走二三步來。余前曰。若毋言然。昨夜得一惡夢。見有魔神攫余去。余驚覺後。肺葉相擊。至今猶驚悸不能定。故出玩朝顏。雲散愁闊。然仍芥蒂胸中不能忘。武田君吾其有意外之虞乎。若爲我一判。

林 說 小

之語既臉斗變。日定唇白。余乃進而握其手曰。姑娘母恐。姑娘處此平和無事之家庭。寧有變故。胡爲泥此顛倒之夢想。令擾清神乎。雪子聞之色稍霽。謂余曰。若不喜玩朝顏乎。不則紅紫芳菲。大可娛目。奚用是汲汲爲。余曰。然。且時已促。待晚歸時。當伴姑娘來玩也。雪子笑曰。若猶未省其爲朝顏乎。待若歸朝顏已凋久矣。余自知失言。然猶強爲辨曰。朝顏雖凋。余寧不能使之復開乎。乃相大笑而別。余亦步出正門。乘自轉車而揚長以去。

余正出門。見雪子依依目送余。呼余曰。若宜早歸。毋曠我課程。余諾之。及登車。雪子與阿梅絮絮私語。忽發劇笑聲。余行一町迴顧。猶見主婢二人癡立門外。跂而望余之車塵者。回首前塵。覺雪子之態度與其聲歎。猶歷歷然。在目前。

第四回 長岡大偵探

余在校中學課。自午前八時至十二時。日僅四五時放校後。思卽歸家。以授雪子課。然時當夏初。落花點點如蝶。蝶隨風舞。下柔條嫩綠。點綴森林。翩翩者焉。飛颺空中。數縷荇藻。蕩漾溪流。麥魚唼嘶。其中鱗鱗可數。俯仰瞻顧。意頗自得。乃偕二三健兒。相爲蹴踘之戲。一片廣場。往來爭球。以奔趨者。幾忘生命。闋一時。余謂藩爾(卽球)不足適吾興。盍往墨江競漕焉。衆皆曰善。

墨江者。競漕之集會處也。數日前。櫻花盛開。遊人如織。與吾同嗜競漕者。亦往來雜沓。故至今日。競漕之艇。停泊江干者。猶以數十計。赤旗白旗。風中招颺。且有以橄欖葉爲徽章者。認其標識。有若商業學校。有若學習院。有若開成城北錦城郁文等中學校。有若日本銀行。有若郵船會社。高田商會。自竹屋渡場邊。至白鬚森蔭落之上流。中間如浴水之鳥。點點浮泛於水面。蓋競漕之艇。咸泊於此。

林 小 說

余一至墨江。急自艇庫操一艇。名布引者來。鼓棹前進。艇行之速。若箭離弦。羣艇皆瞠乎其後。且日朗風涼。景色清爽。啟水門。試力漕。直至千注之大橋。邊而止。思欲迴漕。則因四五日前。余賭柔道之勝。負右腕稍挫。力恐不逮。然豪興正復不淺。未幾。卽迴漕。往還數四。猶未告倦。逾時夕陽西下。天半之雲。斜映殘照。赤如火。水面艇數。仍不少減。余此時樂極忘歸。凡校中之事。及雪子之課。與其別時之狀。俱不厝意。方欲由此直渡鳥松。以盡餘興。議既定。櫂將發矣。忽見墨江下流。吾妻橋上。有一人騎一駿馬。鐵蹄得得。宜指此方。來其急迫之狀。若以馬蹄疾走。猶嫌其遲者。余亦不以爲意。其人馳至艇庫邊。卽躍馬下。往來江干。見余在江心泛棹。大聲急呼曰。武田君。武田君。來速。來。余聞有呼己名者。卽回眺江岸。相距過遠。莫辨誰何。乃急纏舟登岸。細審其人。若爲水島伯爵家之家僕者。胸卽悸動。不暇置問。還顧其馬。蒸蒸汗下。

大

魔

窟

如龍涎。鼻息吁吁。白若飛雪之微沫。徐徐自口角流出。蓋卽伯爵秘藏之逸品也。彼挾千里一瞬之勢。自大森海岸。疾驅而來之痛苦。有躍然其可見者。家僕平時。本極沈默。今面色慘白無生氣。舉止亦殊狼狽。頓易常度。見余上陸。卽走近余前。息喘聲顫而言曰。武田君。若知起一大變乎。若知此一大變。卽起於伯爵家乎。余驟聞之。頗驚愕。心突突搖動。若擺綫體之無靜止者。曰。余聞若言。實瞞瞞。伯爵家果起何事。令若驚惶無措。乃爾。家僕曰。若知雪子愛娘。爲家主伯爵鍾愛者乎。今此變端。卽中此雪子愛娘身上。語至此。臉青眉蹙。如憂如怖。氣更喘不能抑。急理馬轡。囑余曰。我甚追怨不及伴。若歸乞若速歸。以慰伯爵望。不爾。伯爵心腸殆欲碎矣。言既。卽縱身登馬背。砉然一鞭。而馬遂若追風逐電而去。

噫。人事洵不可測哉。余念今晨雪子對花含笑治容。絕世曾越。幾小時。陡起。

說林 小

一大變。然家僕之言殊不了了。病耶。死耶。抑應此今晨所言之夢中讖兆耶。  
悶葫蘆末從打破。惟於雪子身上必蒙莫大之不利益。則可預決而知。雖然。  
伯爵耄矣。生平鍾愛止雪子一人。若有不測。伯爵不將大傷老懷耶。余思至  
此深悔今日競漕。誠爲多事。否則自校歸家。爲時尙早。即有變故。猝起庸詎。  
不能補救耶。乃急至艇庫。整衣服。乘自轉車。兩足力旋。自覺行猶不快。然須  
臾已至別墅門前。而家僕之馬方停蹄。鞍轡猶未下。別有雙馬車一停於門  
外。其馬嘶聲不已。余急下自轉車。曳之入門。見朝顏已萎。悽其帶憤。若如余  
之深憂雪子者。至前廊。見伯爵族人。散坐於客舍與其次室。絮絮相私語。面  
咸含有恐怖色。余四圍瞻望。自語曰。伯爵曷在。伯爵曷在。時適有一僕工僕  
僕垂首。自彼方來。余問以伯爵所在。彼謂殿下在後密室間。余卽經長廊至  
密室前。音響幽靜。悄然若無人者。余急步入。見伯爵背南牕坐。與一少年紳

士。竊。私。語。少。年。爲。誰。余。之。親。友。長。岡。武。太。郎。也。

長岡武太郎。探偵術之名家也。時而老。時而幼。時而用財如糞土。爲金滿家兒。時而瘠容骨立。爲寒族簷子。時而窈窕美人。時而醜陋悍婦。變化之妙。幾於化。工人莫測其眞。且強於腕力。足敵數十人。劍術柔道。亦並稱長兼之化學。尤所專門。而又神經銳敏。耳目聰明。凡偵探家所必要者。長岡氏無不備。之所以如何強敵。如何奇案。一經渠手。鮮有失敗。世之譽爲天下無雙者。豈過情哉。善者敬之如明神。惡者怖之若天魔。吾知全世界之偵探社會。無有出其右者。今伯爵與渠。爲此密語於密室間者。豈雪子愛娘之事實。有不可思議者乎。

余此時突然入肺葉相擊作響。伯爵聞余足音。偶回顧。憂愁恐怖之色。交呈於面。睫間含淚。有聲無力而謂余曰。武田君。今始歸乎。余曰。頃聞家僕言事。

小說

略悉。惟不知究是何事者。曰。雪子踪跡忽失。所在意爲惡魔勾攝而去矣。余驚愕良久。曰。惡是何言歟。何物惡魔得勾攝此。雪子愛娘者奇絕矣。請爲我語其詳。伯爵更悲不自勝。歎然流涕曰。我爲此事心已碎矣。一道及雪子名。輒悲慟欲絕。安忍詳語君聞哉。欲知此事之委細。君其問諸長岡氏。

余乃不敢復問。幸長岡氏爲我親友。一聞伯爵言。卽曰。茲事鶻突。余滋怪焉。雅願一述君聞。君其坐此以聽余畢其說。余曰。諾。

第五回 生人石像

長岡氏曰。雪子愛娘。今晨赴花園玩朝顏歸後。惜花心事。正無聊賴。廢日課寂居。寡歡。讀法蘭西悲哀小說。漬衷亦廢。書嘆顰蹙。不自安。過正午少頃。心忽躍躍動。欲出門散步。家中婢僕等見其舉止倥偬。若喪魂魄。乃諫以海濱風冷。無利於身。雪子此時若有無數魔物引誘於其前。不從婢僕輩之言。遂

大

魔

窟

衣常服侍女阿梅一人伴之。悄然出門去。時伯爵猶未知過。一時不歸。及過二時。仍不歸。家中諸人騷然矣。然猶冀其或歸。不令伯爵知。恐傷渠老懷也。未幾而三時。而四時。仍杳然。家中人始大驚。謂雪子果何往。竟一去而不復返矣。不得已白伯爵。伯爵如青天白日中。突聞霹靂。驚疑之狀。不可言喻。立遣偵者四出。尋聲覓影。無所獲。於是全家更騷然。四人一隊。五人一隊。陸續遣出。忽於距此大森里許。有名曰松原者。人家寥寂之海岸也。見侍女阿梅之身。忽變爲大理石像。色青白相間。右手指天空。屹立於巨大之岩石上。其側有紅絹布。與紺色鞋紐之木屐。蓋卽雪子物也。邏者乃進而問曰。愛娘何在。若伴愛娘果何往。阿梅似中於催眠術者。感覺全失。身亦不稍動。邏者爭喚其名。頭乃稍昂。淚亦如繩而下。高舉之右手。僅於空中描環。聲細如絲。幾不可辨。細聆之。則似曰。黑面。黑面。愛娘已歸天矣。邏者聞之。瞠目相視。

羣莫解其情。

時余聞之。亦至松原審之。果確爲愛娘侍女也。軀幹全似大理石所築成。無生人血色。乃亦就而問之。則亦曰黑面。黑面。愛娘已歸天矣。語音之細殆若蠅鳴。余見此茫不解其術。思索良久。意此殆所謂夢中生活之魔術者歟。若果爲此魔術。而全失知覺。則三日以後。其夢必醒。至醒而壯健之體。仍復舊觀。又念此夢中生活之魔術。恐區區日本。無一能知其術者。然則今之施此魔術。阿梅化身。雪子被擗。亦決非日本人所爲。亦非等閒之兇賊。武田君。此實前代未有之一大事變。若有所見解乎。

長岡氏語至此。斜目視伯爵。見伯爵淚奪眶出。淋浪襟際。長岡氏乃復向余言曰。以余觀之。展此手段。以奪雪子去者。非橫行亞非利加業賣買人身之惡商人。卽出沒印度洋與澳大利亞沿海業搶掠之獵獮魔賊。侍女阿梅。由

魔術作用。血肉之軀。變爲石像。無生無死。若睡若醒。右手高擎。描環空中。而發黑面。黑面。等之囁語。雖屬虛誕。不可信。然未始不可藉此以得端倪。意者。惡奴出現於海。而攝雪子於彼方乎。

余聞長岡言。不覺一縷悲憤來襲。余心復問之曰。然則雪子果歸於天乎。雪子不幸。被此惡奴勾攝。以去。果吞聲飲恨而死乎。哀哉。雪子。長岡氏急搖首以遮余言。曰。否。否。雪子無事。僕可預言。此僕由經驗而決其必然者。蓋彼惡奴用此術以奪愛娘。是何目的。僕固不審。然不謀害其身。則可預揣而得。即有不利雪子。亦當在一旬外矣。遂振腕言曰。僕於偵探術。固不甚精。然雪子此事。僕能任之。今日非六月十五日乎。若一月以內。不能追回雪子者。僕誓不復爲偵探。彼惡奴爲翔天之魔神乎。僕當升天以求之。爲潛地之妖髡乎。僕當入地以跡之。天壤雖大。萬不使惡奴逸出武田君。其拭目以觀語畢。復

睨視伯爵。見幽愁之中。含有一分喜色。正如宿雨新霽。黑雲淡墨。而一片陽光。自不可掩。

時伯爵族人。聞此變故。羣來問訊。伯爵以酬應若輩。舍余他出。石像之侍女阿梅。亦於此時。爲遜索者。昇歸部屋。長岡氏。欲復覘其變。令余導之。往至部屋。見阿梅身幹。果如寺院中所列之大理石像。仰臥床上。色慘白。頰額尤甚。無生人血色。目睭睭定視。惟光猶炯炯。絕不類死者。唇微動。如魚在水中之唼唼。細聆其聲。細於絲。仍似曰黑面。黑面。愛娘已歸於天矣。是何魔術。令彼娟秀美麗之阿梅。咻咻昏睡。若死人者。余乃以掌加阿梅額。寒冷如冰。其冰冷之底。僅有一点溫血。策策跳動。余頗驚愕。回顧長岡。長岡注視阿梅。軀悄然有所思。若計探偵之從何着手者。余曰。是果所謂夢中生活乎。長岡氏點首。默不語。既而復撫阿梅手。拊阿梅足。周圍四顧。眉蹙然有難色。余問

曰。是果難偵者乎。長岡曰。然。然僕已有誓。無論如何。當救雪子。以摘發此魔術。君能助我乎。余曰。可。余固不明是術者。然哀我雪子。陷此魔術。救之之情。切亦不遑。顧已材之能與否。而輕許以可也。長岡氏辭去。余亦就寢。

### 第六回 海濱之足跡

是夜。伯爵家内外寂靜。不似日間之騷動。然諸人以此變故。心咸躍躍。不成寐。伯爵念一生運命。亦何舛哉。彼何仇於我。竟來奪我雪子。雪子不歸。余亦已矣。然長岡大探偵。不有誓言乎。彼操術甚精。名滿宇宙。徒諒不欺我也。忽喜忽懼。一刻萬變。余亦念雪子。此時曾亦念我與伯爵。惶怖萬狀。而飛還故鄉者。雪子苟不歸。則吾與若今晨園中一晤。不可復見。而韓韓顏長爲紀念物矣。其餘婢僕輩。亦深訖此魔術。覺屹立之石像。縣諸心目間。悽愴焉而不復入睡。人各一念。無非驚魔術之神奇。而逆揣日後之結果者。亦無庸浪費。

筆墨以贅述焉。

大探偵長岡氏時亦爲此事奔走四方。席不暇暖。先裝一英國老水夫往返於橫濱埠頭塲。探索久之無所獲。又爲印度黑奴。售販南洋物產。出入於不正之商會。又爲法國粧束華麗之貴婦人。投宿其居留地之旅館。神龍天嬌。西爪東鱗。長岡氏之偵探亦多術矣。然仍無所獲。長岡氏爲之嗒然。

逾數日。長岡氏又赴松原。精驗其濱海砂礫。見雪子所遺之絹布疊爲三角形。嗅之昧稍腥。其木屐所在處。與阿梅屹立處相距百餘武。此或隨潮流以去。未可知也。至于海濱。無所表見。正惆悵間。忽見砂際有一足跡。長短不類人形。酷似獸迹。然前後相距無復有此跡形。噫。殆卽爲惡魔跡乎。凝思良久。恍然若有得。乃馳歸大森。余與伯爵出迎。伯爵問曰。雪子消息何若。長岡氏曰。未也。伯爵卽哽噎。淚簌簌下墮。長岡氏乃又曰。伯爵母恐吾已有誓。況端

倪略得正好往操此魔窟。乃謂余曰。若記數年前倫敦偵探部之大警電乎。余曰。有之。長岡氏乃以砂際足跡告。且曰。雪子之美。世界莫與倫匹。不審九魔賊何術得見。奪去之。以爲魔神之犧牲。余驚曰。如若言。則雪子將爲九魔賊自斷崖千丈之絕頂下投諸深不可測之魔海。傷哉。雪子運命之危。直風中燭耳。且若曷審其魔窟所在。長岡氏曰。子所慮良是。曩余見倫敦電告後。卽究心其魔窟。後聞澳洲南端有名黑面島者。世界上未開化之地也。數百年來無人跡。西北海岸荒涼尤甚。與警電所言若合符節。余今故欲乘赴澳洲之汽船。以往探此魔窟。武田君。余苟有所獲。則不獨雪子生命無所害。而一生之榮譽亦將益轟。

余聞之心躍然動曰。吾與若同行可乎。伯爵急止我曰。若母言然。雪子一去。生死不可知。若往。吾益憂矣。若慎母發此冒險思想。以攬余老懷。余曰。余雖

林 小 說

不武。然同往或足助長岡氏一二。右手挾雪子。左手鬥魔賊。是亦快事。余計已決。願伯爵母復阻我。長岡氏曰。若能助我。我感甚。雖然。若亦未之思耳。是等魔賊。決非尋常敵手。余爲職業所在。決死以往。若奈何。亦以前途貴重之身軀爲孤注之一擲乎。余曰。苟能深入魔窟。奪還雪子。殲除魔賊。俾世界之災害永不復現。一生榮譽。孰有過於是者。敵手愈強。愈顯我過人膂力。乃攘臂擊桌曰。此臂雖弱。寧肯下人。余計已決。請勿阻我。伯爵與長岡氏二人不得已。始允我請。

余一帝國大學之學生也。今既欲逐長岡氏之後。而爲大冒險之偵探。雅願卽日馳至彼島。以搜魔賊窟。然校中暑假之期。不逾十日。例有攷試。寧肯規避。又以雪子運命朝不保夕。奚可令長岡氏久待。乃與長岡氏約。渠先往。若有緩急。卽當電告。長岡氏乃先往。余之雄心。乃暫按而專候校中試驗事。

大

魔

窟

越數日長岡氏來一電曰賊果在是島而雪子幸猶安然無事君遲至七月十日必來是島南岸之端見有澳洲薄鐵爾之渡船即僕迎君之船余見之喜極欲狂淒涼窮島若在目前大理石像之侍女阿梅亦果如長岡氏所言夢中生活至是漸醒叩其所見渺如隔世凡愛娘被奪已身化石及黑面：黑面：之靈語亦略無所覺於是無意識者聞之咸以爲異彼此鬨傳羣引頸以觀結果余亦不及待校中暑假卽於七月三日乘汽船海星丸發橫濱而航行一禮拜之海程。

此余所以遠辭故國來此荒島其目的悉如右所述余旣至黑面島屹立舷梯殷殷向埠頭場望以尋長岡氏來迎之澳洲薄鐵爾者斯時渡船屢集爭呼旅館名以招待旅客遠望有一白質黃文之澳洲薄鐵爾小旗高飄逐諸渡船之後而來余孑然一身了無行李至船距舷梯相近時縱身一躍渡船

卽離海星丸而去。

第七回 黑面人

小說

澳洲薄鐵爾。一名獨木舟。南洋渡船中最普通者也。船頭有一人。係十著體幹。胖壯。肌膚黝黑。類於銅。眼小而顰高。鼻端突起。髮黑且蝟縮。鬚亦如之。警見余若舊相識。不發一語。逕向前途導面往。余見黑人大駭。幾欲委而去。以生平所見獐醜之人。無若此者。

余念世界寥闊。孰知有此恐怖之境者。彼。體。如。雪。者。海。岸。也。囷。囷。盤。盤。黝黑。如。妖。女。顏。聳。然。高。聳。天。半。者。魔。塔。也。境。既。若。彼。之。幽。絕。而。人。又。醜。惡。若。此。吾。濟。活。劇。不。省。演。得。成。未。又。念。雪。子。與。長。岡。氏。素。不。諳。此。島。風。土。不。審。其。安。否。且。雪。子。猝。遭。禍。變。陷。此。魔。窟。果。亦。如。阿。梅。之。夢。中。生。活。則。已。不。爾。則。回。首。故。國。地。角。天。涯。傷。哉。薄。命。女。竟。不。得。終。伴。老。父。憂。傷。哭。泣。勢。所。不。免。余。不。審。

其嬌冶之顏。又銷瘦幾許。長岡氏曾得見否。彼於偵探術固高明。然入此魔窟。正非易易。惟吾不忍見雪子。以如此才貌。陷此魔窟。以終局。雪子不歸吾寧。決死與魔賊角。此時思潮萬變。起落千丈。遠眺海岸。恨不即刻晤長岡氏。以所偵之現狀詔余。

時薄鐵爾距海星丸之本船程已遠。而距埠頭場之程亦不近。余心突然驚。蓋海星丸距埠頭場僅一直航線耳。而此獰醜之黑人。反轉向西北進。張目一望。復不見人屋宇。埠場不接於目。惟見峻嶒岩石。峭立如劍。而怒濤濶濤。更甚於前。薄鐵爾一葦直如一莖海藻。隨波上下。海岸一綫橫亘。船頭望之森然有陰氣。余驚悸不能下。急厲聲問曰。若曷爲向是方行。黑人耳若重聽。無答辭。仍鼓櫂前進。余又大聲曰。若曷爲向是方行。黑人微笑不答。余益恐。怖。思此黑人是何居心。乃進茲幽寂之海岸者。若殆欲殺害我耳。然人薄我。

林 說 小

寧我薄人。奮然起立。將伸腕一擊以投諸海。俾爲藻屑無我害。然又念天下萬事失之急躁者十居八九。蠢爾黑人未必遽懷害我。且若來迎我。長岡氏實使命之。况我手鎗具在腰下。卽有緩急。擊而斃之。良未爲晚。恐怖之心。起而復落。乃默然坐下。薄鐵爾益向前進。回顧海星丸已不見微影。而有人家有埠頭場之海岸。亦距離已遠。望之僅一微點。

船環一巨岬行。此岬形屈曲。而水益湍悍。奇形岩石屹立兩側。薄鐵爾由此中行。奔流所激。勢如飛箭離弦。稍一不慎。觸之立成齧粉。余不覺悚然。然黑人持櫂游行自在。毫不以爲恐。未幾。遂艤舟於岬之一端。

是處三面濱海。一面倚絕壁。其岩石之形。如兩婦人相抱接吻而來者。下有一洞窟甚巨大。中多砂。色澤甚綺麗。砂上映有足跡。三三兩兩。噫。不審何人。亦曾留爪。是處者。

大

窟

薄鐵爾既泊定船主黑人縱身一躍至海岸立洞窟左近麾手招余上余夙稱膽壯者履巉岩披蒙茸登臨險地數習不鮮然今一至幽絕處目覩怪石之矗立洞窟之亘大一生豪氣消蝕盡矣強爲支撑鼓力躍下足疲石滑絕少粘合力塌然一響倒身於岩與岩接續之間黑顏之船主急伸猿臂挾余而上曰武田勝雄君何力弱乃爾余聞此一聲大愕思此黑面人必有不利於我者乃自腰間出手槍以擬視彼彼乃嘻嘻笑曰武田君若猶未審我顏乎又自指其黑面曰是乃公若未識乃公乎余曰乃公果爲誰彼曰余卽業偵探之長岡武太郎余至此驚喜過望不覺失聲曰若果長岡武太郎乎奇絕怪絕蓋長岡氏變相之妙得未曾有余夙拜伏然或爲田舍翁或爲金滿兒又或爲美女郎從未有現此猙獰可怖之黑面人况長岡氏一威儀凜然之美丈夫變此醜相殊格格不相入盖此船主色若黑銅鼻若獅子眼圓唇

林說小

厚種種奇怪之風格無稍近其眞面者。端詳審視睜目不語。長岡氏乃復笑曰。武田君若猶不信。余顏乎。乃一撫其黑面假面去而眞面顯矣。余見之大驚曰。奇哉。此相若果如何而得此。長岡氏乃大聲發噱。進握余手曰。武田勝雄君。余聞此語。若電氣達體。周身脉絡策策動。

余念長岡氏風致洒落之好紳士也。今變爲黑醜之船主來迎。余是誠何心哉。且余乘汽船而來此亦憊極矣。乃不伴余至安適之旅館而導余來。巨大之洞窟又何爲者。此次事件其果如手持花刺。在在棘手乎。美人雪子之運命果爲風中燭火乎。余此時如夢如醉。身殆墮於五里霧中。乃向長岡氏問曰。大探偵雪子生死。若知之乎。若來此由何道而偵探曾何所得。請若先說以。鎮余心。長岡氏左右迴顧。乃低聲問曰。美人雪子幸猶無事。余一至此。卽以決死之覺悟。由種種方面以探偵是事。時化爲島之土人。或窈窕之美人。

妝。或混入野獸羣。精心偵察。乃知奪雪子之兇賊。果爲半人半獸。擅有魔術。之大海賊。而潛身於此者也。曩時揣測之言。不幸而中。且彼魔賊之所以劫奪雪子。與雪子藏身之秘密處。皆已探得。惟雪子今雖無事。而其運命。則甚。迫耳。今君旣來。無爲此恐怖境遇。以餒厥志。余卽問曰。美人雪子之生命。果迫於旦夕乎。長岡氏曰。然爲期僅三日耳。三日內。苟不能出之魔窟。達我目。的。哀哉。雪子必斃於兇賊之毒手。其侍女阿梅。曩中魔術未醒時。所謂愛嬌。歸天之語者。其殆讖歟。余聞之駭然。曰。哦。僅三日耶。時限既如此。迫救我。雪子。若能成乎。長岡氏搖首曰。此正未可豫言。特不審雪子運命如何耳。余。乃益駭然。曰。長岡氏。若曷爲出是言。美人薄命。橫遭魔禍。陷身於命不可知。之危境。雪子此時。無翼以飛。越無術以遁。形能救與否。正在我輩。我輩當奮。獅子擣鬼之全力。以與有魔術之大海賊戰。以全美人之生命。長岡氏於意。

云。何。長。岡。氏。微。笑。曰。雪。子。生。死。誠。懸。吾。儕。掌。握。若。言。豈。不。謂。然。惟。若。未。審。其。魔。窟。之。所。在。乃。握。余。右。手。出。洞。窟。立。於。波。浪。衝。激。之。岬。端。指。西。北。之。方。角。而。謂。余。曰。若。見。是。當。知。其。難。矣。余。曰。諾。

### 第八回 空中之怪

余遙望西北隅。見狂飈巨浪中突起一火山。白煙上噴。煙縷殆與天接。巨大石岬自然具有魔形。千尺斷崖形如劍削。其頂有一古塔。幽色蒼然。臨海而立。長岡氏拍余肩曰。彼處若識之乎。是最恐怖之黑面塔也。哀我雪子今受無限之苦患而幽囚。於是者卽吾等將爲決死奮鬥之大舞臺也。若識之乎。余聽此語音心不禁惻惻動。思吾在海星丸甲板時已耳此魔塔名於二等水手。爾時好奇心勝恨不能入塔中部。一窺秘奧。今何幸希望之卽爲事實也。吾等決死奮鬥將以是塔爲舞台。好奇心爲之稍慰。然長岡氏猶有難色。

余因是亦睞眙不能制。

長岡氏斜眼瞅余而笑曰。武田君何怯哉。僅耳黑面塔之名已震驚若。是若謂足敵三十人之膂力果何在耶。且可驚可怖者何止是哉。乃出望遠鏡授余曰。觀此當可得崖略。余受而望之。覺恐怖之象。一時間奔赴目前。蓋頃在汽船甲板上所眺者。距離之程遠。僅得其模樣。今所距離較近。所見自更確。

見塔立於斷岩絕壁之巔。上接重霄。下臨大海。形由三面抱合。如妖女貌者。四圍莓苔点点。都作慘綠色。是塔之古。正不知歷幾千載星霜矣。塔之絕頂。殺氣森然。有黑色長旗一旒。向北飄動。終歲如此。不隨風向爲轉移。是必爲信號可知。然人跡滅絕。已數百年於茲矣。頃聞人言。鬼魅時現。以此爲人間之信號。正未可知。然猶不敢自決。乃問長岡氏曰。此旗爲信號乎。抑惡魔爲

此以眩人目乎。長岡氏潛聲答曰。非若是也。彼有魔術之海賊。以是處焚香而祭魔神也。請君更放眼一觀。

余復由望遠鏡仰眺黑面塔。凝視良久。無有異觀。頃之忽現一最驚愕最恐怖之怪象。

噫。是何怪象。惟限於筆墨。頗難得其真相。雖合東西大文豪。如莎士比亞。曲亭馬琴。畫亦不得寫其萬分之一。然余欲不寫。則無以解世界之惑。甚謂余見怪象之爲誣者。不得已據我所見者。拉雜書之。形容肖否。寧暇計耶。

時爲午前八九時間。余正由望遠鏡仰眺魔塔。幽氣黯然。塔影橫海。狂瀾跳空。如神龍起蟄。將飛出水面者。陽光照水。金波閃爍。然以幽氣沈沈。不惟無人迹來往。卽小鳥亦不見飛一羽。

正凝眺間。忽見光明若鏡之海面。有一巨大薄黑影。冉冉映於水面者。望之

若雲若霧漸漸自彼方而來其影亦漸漸近此處至影與黑面塔成一直綫時見黑影之上隱然若有一物現於天空余見之大聲狂叫曰異哉此魔影也身抖肢顫手中望遠鏡幾墮地恐怖至不可名狀平日所誇有足敵三十人之膂力至此亦顫顫縮小如鼠

余本無臆病者生平豪氣自謂天下境遇無有可以穢喪我志者况生於今二十世紀鬼魅魔神等無稽之言村嫗偷荒亦所弗道余腦中寧有此想者然今一覩此魔影自不得驚愕恐怖而爲之叫奇絕駭絕者覺世上有所謂鬼魅者則此魔影其鬼魅之形乎世上有所謂魔神者則此魔影其魔神之像乎不爾余亦無以名之名之曰「空中之怪」

蓋此影一現於空中之幻相非雲非霧冉冉而來若有形若無形初現即隱甫隱又現迷離惝恍有不可端倪者且魔影現時塔頂之黑旗動益速旗端

向北動。若向空中描環者。至四五度而旗忽隱。白烟團團上昇不已。而空中  
魔影亦一時俱滅。

等九回 大祭期

余見此魔影。瞪目橋舌。心中熱血停而弗流。癡然木立。不敢發一語。長岡氏  
急叩余肩曰。武田君。若見空中魔影乎。余警然回顧。如夢方覺。惘惘然不知  
所措。曰。見此現象。爲人世間所未嘗有。余生平所從未一見者。精神飛越。余  
亦不能自己。此現象洵可驚可恐哉。長岡氏嗤嗤笑曰。武田君洵臆病人哉。  
請舍是勿復覩。蓋此現象隱現無常。以若臆病人見之。已神經昏瞀。齒震震。  
有聲。則自今以後。意外怪象。什百於此。斗現目前。不幾驚極欲暈乎。今君不  
可不定此覺悟。眺彼魔影。及種種可怖之怪象。俾若與我深入魔窟。無時無  
地。足攬我懷。即獵怪魔物。突然接諸眼簾。亦鎮靜不驚。否則一覩魔影。已恐

怖不能忍。真憶病人哉。請舍是勿復談及。救護雪子事。

余非臆病人。長岡氏何以此惡名詞來誣。人聞之令人憤激不可耐。然長岡氏非故爲誣。實欲藉此惡名詞激動之以復我勇氣耳。余力敵三十人。膽亦數倍於人。聞此激勵語。膽力頓復。恐怖之心已遁入烏有之中。乃振腕向長岡氏曰。盲哉長岡氏。臆病人果謂誰。不知乃公之慄。非臆病也。乃武士所自有者。蓋心雖慄。力自在也。長岡氏笑曰。能如是乎。能如是。始不失武士之價值。余亦掩口大笑。復問長岡氏曰。若能一釋我疑團乎。頃吾所見空中之魔影。果何物乎。魔影一現。而塔頂黑旗。竭爾搖動。且甚激。倏爾黑旗隱沒。白煙團團然上昇。是何原因。竟離幻乃爾。若能一釋我疑團乎。

長岡氏曰。唯。若頃所見者。卽魔賊之所爲。吾儕與雪子所受此苦累者也。復徐徐仰視塔頂。曰。倫敦電告全世界。謂地球上。有九大惡魔。此警報距今

林說小

不過數年。若憶得。未蓋此九海賊擅魔術。崇奉魔神曰海王。謂海王主宰己等力。莫能匹。有一魔影現空中。卽若頃刻所見者。每歲出現有定期。海賊等迷信益深。崇奉亦益盛。於魔影現時。登塔之絕頂。樹一旒黑旗。焚香合掌。伏旗下用懺罪惡。以祈冥福。縷縷香煙。氤氳上昇。而空中魔影。卽時隱滅。海賊等以爲我等私願。神已許我。遂立此恐怖之誓。誓每日一小祭。每年一大祭。小祭猶不外尋常之祈禱。大祭則每年定以七月十三日午後十一時三十分。北斗橫空之夜半。即距今三日也。大祭之犧牲。非牛羊。非犬豕。必世界第一之美人。海賊等恒潛爲物色。而刲奪之。祭之日。以美人自塔頂下投諸海。以承魔神之歡。若聞之。得毋疑余爲怪誕。余始亦作是想。及至此眞之果然。

余聞此幾掩耳走。念今二十世紀學。大明凡古昔相傳怪誕離奇之說。舉

毀破之無稍留安得有此怪現象以肆若輩雌黃之口乎然余以彼親述所  
值之心得竟不敢與之辨惟疑團終磊磊然存諸胸臆間而不能釋

### 第十回 黑面塔之歴史

余凝視塔頂久終莫解其理由乃問長岡氏曰吾儕遇事必衷諸理縱彼魔  
術寧能無疑其所謂魔神者何人所現於空中之魔影者何物乎長岡氏笑  
曰彼海賊所崇拜之魔神如雲如煙殆佛家所謂無色相者然其所現之魔  
影以理推測自有一魔像在語至此翹首西眺悄然若有所思乃回顧余曰  
武田君空中魔影余可說明者固不少諒若亦未之前聞惟黑面塔之歴史  
若曾聞之乎余曰聞之特略而不詳耳吾聞此黑面塔爲前代島王所締造  
者也在昔島王無道其處敵國之捕虜及不順己意之臣下尤慘酷無人理  
因營一魔窟凡王所仇視者悉投入之一入其中黯無天日求生既不可求

林說小

死又不得榜掠鞭笞。無所不至。當時所謂人間活地獄者。諒哉。洎乎血肉糜爛。體無完膚以死。死而骸骨出諸塔外。故此魔窟之構造。不知費幾許人力。年月以成。而茹怨銜苦。葬身於魔窟中者。亦不知幾何人。愁魂怨魄。終古不滅。陰雨之夕。鬼哭啾啾。至今遊者。恒談之色變。視爲駭絕。相戒跬步。不敢經此。余得諸本國時讀小說。及頃聞海星丸汽船之二等水手所語。黑面塔之歷史。其盡是乎。

長岡氏曰。未也。塔中寧止一牢獄已哉。且世人以爲黑闇世界。實卽王之極榮世界也。蓋建此塔之島王曰銅爺王。是人世之怪物。惡魔之化身。軀幹長八尺。眼炯炯如碧玉。兩耳長垂。幾及肩。亂髮委地。白如雪。常衣紫衣。携鐵杖。臂力之強。恒自詡爲世無偶者。且生性殘酷。嗜啖孕婦之腹。美男之眼。及三匝月嬰兒之生膽等。每食必具。不則怏怏恒不自適。且好惡異於常人。每見

## 大魔窟

壯士流血負痛顛躡之狀。聞病者垂死呻吟苦痛之聲。輒拍掌譴呼以爲鈞天之舞。不是過也。因之而欲所聞所見。不絕於耳目。特建此黑面塔之大魔窟。以位置若輩。捕虜及臣下。故黑面塔者。世所詫爲天下無類之大牢獄。實卽王所視爲無二之極樂世界也。徵諸歷史之軼聞。及撒母森之故話。昭然具在。特世人恒不及究耳。余先君來此島。百計偵察。決死以入塔之內部者數矣。故能語之若是其詳。幸子勿嗤余讕言。

語次。長岡氏白衣袋中出一圖。曰黑面塔之形式。略具於是所恨者。爲我等敵手之九大魔賊。伏居塔內。余不能細爲偵察。僅得圖此模形耳。乃指示其圖曰。塔當分爲上下二部。塔底巖石四圍。深浚殆不可測。自海面起至數十尺。幽淒黯黑。舉手不能辨五指。中間空洞無一物。所設牢獄有一百餘獄壁。與海底中設一堰。堰一啟。海水卽淙淙然自外部入獄底冤囚。呼天搶地。終

## 小說林

溺死而爲藻屑慘酷之狀幾不忍覩故此牢獄亦曰海底牢獄塔之上部卽自地面高聳接天之一部其處金碧輝煌輪奐宏壯昔銅爺王搜集宏材壞寶而造此極樂世界者余今入其內部雖淒涼沈寂陰氣逼人然美麗之觀巍峨之象至今猶不少改近世雖有巨萬之資莫能得此堅固之工程其廣室之形如螺疊中設一寢臺嵌以金銀光耀閃目其扉與床皆有琥珀珊瑚珠猫眼石等貴重品爲之飾四圍牕牖皆緣以象牙珍珠牕牖之外金欄帳低垂風漾微動斜橫一銀梯階級間閃爍生輝室與室之間介以長迴廊攔以大理石爲之形若弓狀之懸橋沿塔外廊有一石浮橋所以自此室而達彼室者也橋臨斷岩絕壁上橋之下狂瀾怒湍氣象萬千銅爺王蓋藉是以攬波浪之異觀者也渡浮橋橋之一端有二女神白如雪隻手指天爲大理石像明眸皓齒肌膚如生雕刻之工近世罕覩過此而昇一而二二而三之

大

石梯至七石梯而入口現矣。輪廓奇妙位置如北斗七星然。奇口入得達絕頂。此塔絕頂卽若輩海賊建旗焚香遙祭空中魔影處也。余登塔頂下瞰全塔苔藤交橫波浪激射塔底覺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至今思之猶驚悸不能忘。

### 第十一回 十二星冠

余聞長岡氏言。昧醞譚如讀漢籍。搜神等記默不一語。側耳而聽。長岡氏亦搖首振腦。口角飛沫津津然。復語余曰。爾時余肺葉震震作響。不敢登塔頂。因迴步知銅爺王生存時所居之室。宏麗非常。徵諸歷史。班班可攷。將由此探偵其所在。至一處深奧而曲。如九魔賊幽禁雪子之室者。然心益動。步入其室。不意於此處發見一物。余急問曰。是何物。果奇妙乎。抑貴重乎。長岡氏曰。是奇妙貴重兼而有之者。余入一室。鐵扉塵封。力關之。蠟燭掛戶。塵如山。

竈

魔

林說小

積霉濕之氣。撲鼻而至。知數百年來。自竊賊外。無一人足履其地者。正趨之間。忽見幽暗中流露光明。点点如鬼燐螢火然者。余趨前觀之。喜極欲暈。蓋所見非他。正名高天下之大寶窟也。室之北隅。設有鐵架。上列寶冠十餘光。明璀璨錯。皆如一。是卽所謂二十一星冠是也。當銅爺王時。有嬖臣二十一貢媚。獻寵深協王意。錫茲寶冠。用表恩寵。其冠以黃金爲之。紅綠寶玉相間爲飾。冠之前顙。有一金剛石。長寸餘。光輝燦爛。若天庭中之北斗明星。而衆小星環繞於四匝者。其製作之精巧。形式之美麗。無論余所不多見。卽巴黎倫敦諸大博物館中。亦恐未曾有此珍品。余生洵多幸哉。得藉偵探窺見真寶。乃走近鐵架前。注視寶冠。不少動。數之則不足二十一之數。僅十二冠。思彼九竊賊。殆各取一寶冠。戴之以自相榮耀。銅爺王有知。應亦不許。若輩之掠取。令余戰勝之而褫還也。余乃一一諦視之。寶玉光耀。剛石晶瑩。狀雖不一。

優劣無分。洵皆希世之珍也。至取最後之一冠時。忽聞橐然一聲。若有一物自冠間墮地者。余急俯覓之。湏臾拾得。觀之。乃一玉形。固甚細。然其色之澤。其光之麗。雖取古人數百篇瑞玉賦。猶不足形容於萬一。余得之外。拍掌大叫。喜極欲狂。蓋此玉爲世所罕有。雖連城之重不易也。

余曰。吾輩茹辛含苦。遠來荒島。入淒絕之黑面塔者。非爲寶玉也。爲雪子也。若奈何得一玉而驟若是。戀戀爲長岡氏曰。若毋言。然我得此而喜者。寧止爲珍寶哉。武田君來。若不諒我衷。我當白若。聞我爲此事。早審奪去雪子者。必係擅有魔賊之大海賊。誓當決死從事。除茲大惡。及後來此島精細偵察。幸兜賊在是。吾言倖中。然成效益知不易。蓋此黑面塔若茲幽險。魔賊輩自奪雪子。銷聲匿跡。無所得。不審魔賊避匿何所。亦不審雪子幽禁何所。況空中魔影。出現無常。海賊輩之魔術與魔力。雖迷信亦綦恐怖。再三考察。知魔

林說小

賊不易制勝。而營救雪子之目的。終不得達。抱此熱誠。或者至於失望。憂思焦慮。計無所獲。今何天幸。發見塔中之大寶。竊得獲此寶玉。置諸掌中。雖不滿一握。然胸境復躍躍活如死灰之再燃。而勇氣亦陡增於前。蓋此玉不獨希世之珍。此後營救雪子。苟遇如何禍難。亦可恃之以無恐。余之喜忭。正爲此耳。否則余非貪琳者。流寧肯爲此寶玉戀戀爲若知此。當能諒余。

長岡氏慄慄懇懇然詔余。自不我欺。然藉是玉之力。能悉力與魔賊格。援出雪子。有勝無負。是何爲者。余思想鈍拙。卒莫解其理由。乃仰首問曰。若固長者。諒不以虛妄言論塗余聽。余亦不敢以虛妄揣長者。惟援救雪子。得恃之無恐。是玉洵所謂奇妙貴重。兼而有者。咄哉。是玉今何在。今何在。

長岡氏啞然笑曰。武田君若何急躁乃爾。若欲觀是玉。語未旣。而斜照洞窟之陽光。斗然薄暗。仰眺天空。見先刻所現之空中魔影。復冉冉自黑面塔。

大

魔

西之海空而來。余不覺厲聲狂叫曰。魔影又現矣。空中之大魔影又現矣。咄塔頂之黑旗揮矣。白烟上矣。而魔影現而復隱矣。異哉。是果何物。而幻變乃爾。長岡氏袖手仰眺。冷然言曰。如何竟又現耶。見茲魔影。誠不可思議哉。彼魔賊輩抱此迷信。尊爲宇宙間之大魔神。亦非無理。又向余言曰。丁茲世界。一切魔神鬼魅及眩人智識不可思議之現象。咸欲一掃而空。然今所見之魔影。實堪詫異。詢爲吾曹前途困難之原因。然苟一觀其究竟。則無所用其恐怖。亦無所用其不可思議。若焉用是愕顧爲。

## 第十二回 白衣道人

余固不信魔神鬼魅之說者。長岡氏之言。豈可信哉。然今天空之中。如雲如烟。不可思議之現象。魔神之幻影。分明接於目。如之何弗驚。長岡氏見余驚愕狀。若猶弗釋。乃歎曰。武田君。若何曠曠而猶未釋然於懷耶。吁。以若所學。

## 小

## 說

猶有所迷。無怪乎不學無術之魔賊輩。視此幻影爲宇宙間之大魔神。焚香頂禮。敬懼竟不敢少衰。復高聲笑曰。若之疑團。殆不能自釋。我請爲若釋。若其聽之。有此魔影。魔賊等因之抱不可破之迷信。妨害世界之平和。劫取美人雪子。而與吾儕以非常之困難。若固知之審矣。然此魔影。卽所稱黑面塔之魔王。而爲昔時銅爺王之所爲。若殆未之知。余曰。哦。是果銅爺王所爲乎。然余疑不獨未釋。且滋甚矣。蓋銅爺王之死。已數千年於茲矣。魂旣飄散。骸骨亦已朽滅。彼銅爺王是何神奇。至今日猶現此不可思議之魔形。而與吾儕以非常之困難。此余疑不能不滋甚。

長岡氏領首微笑曰。天下事不加實驗。僅測以理想者。往往十不得一。余初來此島時。睹此空中之魔影。亦未嘗不如君之驚訝交集。其後親入黑面塔。偵察魔窟。或讀塔壁上之彫刻。或於千山萬峰之深奧處。搜尋遺跡。一草一

大

魔

窟

木亦不敢視爲等閑。至結果而此離奇可怖之魔影不圖自余眼窺破之。余曰。然則魔影果何物乎。長岡氏言曰。語甚長。若苟不厭煩屑。吾請爲若語。余曰。諾。願聞。長岡氏曰。余入黑面塔。在在偵探得發見大寶窟。獲此寶玉。喜出望外。勇氣斗增。自念此玉入我掌握。庶得力服此魔賊。而美人生命。亦不致斷送於魔窟。忻然出大寶窟。走至一別室。廣袤略如大寶窟。而積塵蛛網尤甚焉。且僅有一小窓。淒寂黯黑。不可彷彿。自窓隙外眺。則面一島頗巨大。隱然與黑面島作對峙狀。窓下則濤浪旋渦。水紋若巴字形。臨此深淵。自不能不戰兢。室之形爲六角。中央設一壇。若祈禱時所用者。壇之上一爐。壇之左右建黑旗二旒。惟爲時甚久。旗已朽敗如灰。而爐灰亦堅於石塊。余覩此大駭。念是室殆爲昔時祈禱之室者。然殘暴苛虐如銅爺王。信神皈佛。決不惑此。咄。設是果何爲者。躊躇四顧。昏暗無所得。復由窓隙微光所射處。審視之。

林說小

壁上積塵間似刻有古代文字惟模糊不可驟辨細審再三始能句讀其文曰神乎神乎其來救余罪惡貫盈之人乎其側又有文曰嗚呼我之罪惡彌天悔已無及矣而美女死時愁苦之聲與壯男流血時之慘狀今甯忍再接諸耳目乎而百千之怨恨幽魂日夜環集諸舌側詰責我無道嗚呼今我如何斷送此餘生其下則曰身魂俱病之銅爺王記讀此文字竊訝銅爺王之豪氣蓋世何發此悲惻之詞正疑駭間猛憶歷史軼聞上非有此一段記錄乎謂銅爺王在中年時最慘酷無人理前已略言之矣王居塔之上部奢華靡麗世無倫匹恒與二三嬖臣寵妾恒舞酣歌達宵旦聞塔底悲慘之聲手舞足蹈喜不自持及至晚年血之躁熱雅不如少壯時代而元氣亦漸衰弱回首前塵覺一生罪惡擢髮難終生前惡孽死後刑誅輕重無毫髮爽古人已明詔我矣以我所爲則未來刑罰甯可計耶於是始而懼之懼之不已且

大

魔

窟

悔之。悔之不已。且責之。責之不已。且懺之。日夜彷徨。無片晷甯。凡殺人虐人諸事。不惟不敢接諸目。且不忍入諸耳。自懺自悔。腦瞀亂。神經亦狂。至夜輒夢見獄底冤魂。號泣奔來。環集床側。晝則單身孑影。寂居塔中。覺金碧璀璨。都成慘色。彷彿見有無數厲鬼。披髮入門。頸血淋漓。呼號繞室走。侍者皆不之覺。而銅爺王驚悸不甯。於是羣以爲魘。乃設一祈禱室。集國中數百巫覡。焚香祭神。以爲驅除冤鬼之術。然亦無所驗。銅爺王用是益惴惴。時適有一白衣道人。行經黑面塔門。狀貌奇特。迥出塵表。銅爺王目而異之。召之入道。人自稱天神使者。擅驅召之狀。凡下界種種邪鬼妖魅。皆得驅退。俾不再爲魘患。銅爺王大神之急求其術。道人曰。魘者。天地之厲氣也。其魘皆來自西北。欲使邪魘驅退。不復魘人者。當於其來途如戌亥(卽西北)方之山頂。立一最恐怖之巨像。令種種鬼祟。望之卻步。不敢越此雷池一步者。是退魘之一。

林 說 小

神法也。銅爺王大喜。贈以金銀財寶無數。又叩其立何形象。道人曰。惟王之意是從。止求能猙獰可怖者耳。言畢。卽飄然拂袖去。銅爺王以爲是殆神使逆之不可。乃下令國中。謂有能從神使之言。設一世界無類之惡象。足以驚走魔鬼者。余當賞以一寶星之冠。此存於歷史上者。其後銅爺王立如何惡象於戌亥山頂。以行此退魔之神法。又此神法有何效驗。以驅散此種種魔魘。則歷史上固未之詳。而余亦莫知其究竟。語次。復顧余曰。雖然。茲事亦奇哉。銅爺王之死距今已數千年。不圖黑面塔之祈禱室中。得解釋歷史上之一大疑問。蓋余曩讀銅爺王歷史。謂王至晚年。腦擾心迷。生一切幻想。見一切幻影。雖奇其事。然疑信實參半焉。今余在祈禱室。見當年所設之香爐黑旗。及壁上之雕刻文字。其詞意之悲惻。覺銅爺王在晚年追悔前非。冀免禍患。及其神經晉督。精神衰亂。種種鬼魘之苦難。有歷歷其如繪者。自念白衣

道人傳以退魔神法一事。實非謬稱。然銅爺王苟用此法以退魔。則於當亥方之山頂。自必立一怪象可知。至於今道人杳矣。銅爺王死矣。而所立之怪象。恐猶存在天壤間。又念今所現空中之魔影。必與當日道人退魔神法中所立之怪象。有何等關係。特一時不及覺耳。余憑此理想。以推測種種。復將壁上文字細審數過。自誦曰。神乎神乎。其來救此罪惡貫盈之余乎。一人喃喃反覆誦不輟。

### 第十三回 退魔之怪象

長岡氏本雄辯家。談此事。每至奇情獨闢處。輒故作波折。令人忽驚忽喜。不能自主。發此奇譚。以入余好奇者之耳。殊娓娓動聽。甯生倦心。至是長岡氏又續曰。余細審雕刻文字之筆跡。玩味其悱惻之詞句。移時復迴首旋踵。不覺於東南壁上。朦朧間現一物影。大驚失色。肉躍心顫。蓋余意中雖早計及。

小說

然不過以爲或然者耳。今突然有此不思議之怪象。隱現壁上。焉得不驚然。空中魔影之眞面。亦藉之窺破。武田君若曾知余所見者爲何物。余僅瞪目。視不能答。長岡氏乃笑曰。若本未見。難責若以不知。卽余意中亦未有此像。蓋所見者爲一大魔神像。余詫曰。是一大魔神像乎。長岡氏曰。然。此像刻在。祈禱室之石壁上。剖迹甚深。其像之四緣。殺氣森森。不寒而慄。最可異者。其像之猙獰奇醜。與若所見空中之魔影。似出一致。毫髮不爽。意者其幻影乎。

余聞之大詫。不覺隨聲問曰。何爲與空中魔影一致乎。長岡氏曰。任爾時。余亦不之解。思此魔像。僅彫壁面。如何得透黑面塔堅厚之石壁。現影於空中乎。走近其前。細審壁面。乃知空中魔影。非卽壁面魔像也。蓋刻魔像之壁面。又刻有字畫。畫爲一婦人。腕形甚纖細。指成亥方。字數行。亦甚小。且歷年既。

久漫漶不堪卒讀。再四辨識。僅能得解其大略。曰身魂俱病之銅爺王記。今幸天不棄予。得降白衣道人授我退魔神法。立一小退魔神像於此處。令守護此祈禱室。又立一巨大之退魔神像於戌亥方之山頂。令守護此黑面塔之全部。願爾色色冤魂悉屏退勿復來魘吾魂。誦讀數過。驚極欲暈。凝靜片時。復細審一周。無他異。乃急出祈禱室。至塔之外部。蓋審知空中魔影。非關於壁面所刻之小魔像也。更有一巨大者於戌亥方之山頂。欲探之以抉破其隱。

余出黑面塔時。而空中不雲不煙之魔影。適又出現。余仰首瞻眺。思此魔影果來自何處乎。抑卽戌亥方山巔所立之魔像乎。乃遠望西北。有一島甚巨大。與黑面塔之祈禱室恰對峙。中隔一海。波濤漫漫。島上有一火山。山之中腹。陰氣森然上騰。如人魂之曳尾。與空中魔影若相接。移時影漸淡。至於磨

## 小

## 說

## 林

滅不可見。由此經驗。愈審魔影之必有原像無疑。况此魔影之現於天空。朝北暮南。其必山中原像受太陽之光影而然。果爾。則此魔像必在祈禱室隔海對峙之火山中。余即渡海往。欲至山之中腹。搜索魔影之原像。

余急問曰。若果往乎。魔影之原像果在乎。長岡氏曰。然。乃指示西北一島曰。余抱此決心渡海。往赴此島。一上陸。見荒涼寂寞。闊無居人。惟一種黃乳樹。彌望皆是。樹幹矗立如帆檣。皮光澤可愛。無一枝條。僅於樹杪。見團團之青葉。與纍纍之果實耳。望之鬱然青葱。影蔽全島。余潛身於黃乳樹下。穿林索徑。形頗悵悵。越小邱。涉溪澗。約行半里許。至山麓。荒野漠漠。淒寂不可言狀。仰眺山巔。高殆眩目。冉冉白雲。無心流露。山麓有一石碑。苔藤糾纏。望而知爲古物。碑上刻有女王山三字。然風霜已剝蝕過半。余不審此山爲古代何國女王之墓乎。抑或女王厭世。終隱此山乎。然急欲登山。不暇深究。山道頗

大

魔

窟

險峻。苔滑滑。足幾不能支。道旁巖石峭立如削劍。竭力攀上。逾時始達山之腹部。一望廣漠。無一樹一草。惟見陰氣上騰處。果有一退魔神像。巍然突立。是卽銅爺王。藉以驅退諸鬼魅者。與黑面塔祈禱室所刻壁面之像。遙遙對照。其質銅。其形甚巨。其面目之猙獰。狀態之醜惡。若固已見空中之幻影。奚待余喋喋爲。惟此山中之魔像。遠映於黑面塔上之天空。而現此幻影。是何作用神奇。乃爾。爾時余亦莫測其理由。然今已了然得矣。乃向余問曰。武田君。若知海市蜃樓之事乎。余曰。知之。惟僅得諸傳聞耳。曾未嘗一接於目囊。余所讀書有記此事者。謂有商人一群。乘駱駝。旅行於亞刺伯及亞非利加中間之沙漠。一日忽見有都邑臨乎其前。高樓大廈。狀甚巍峨。逾時即滅。是名空中樓閣。蓋由空氣作用。以遠處都邑之景象。幻映於沙漠之天空。今所見之空中魔影。其卽是乎。

長岡氏曰。若言誠然。蓋澳大利亞與黑面島附近之地。四圍空氣既甚稀薄。且有一種透明之水蒸氣瀰漫天空。故如有物置於某處。其所受太陽之光線。有時或成適當之方角。則類於幻燈作用。而映此物影於空中。退魔神像之立於山巔。良以所處適當。故受朝曦於東。而此魔影現於北。受夕陽於西。而此魔影現於南。此豈有異術哉。良亦海市蜃樓之一斑焉。

語次。長岡氏雙手捫胸。心若有所感觸者。喟然歎曰。吁。在昔銅爺王心魂擾沸。致苦魔患。立此魔像於山巔。當時果能達其願望。驅退鬼魅。與否。猶未可知。至於今。何圖適爲招魔之像乎。彼野蠻魔賊。視此空中魔影爲神聖無二之大魔神。焚香頂禮。立此尊嚴之祭儀。俾雪子羈囚。伯爵憂鬱。吾儕亦因此立決死誓。以入黑面塔之大魔窟。惡哉魔賊。其貽害良非淺鮮。然吾儕得藉之。發厥秘鑰。以破數千年愚者之迷信。良亦天假之緣也。長岡氏言至此眉

宇軒軒豪氣正勃不可遏。

第十四回 星冠之玉

時日影漸高。余自懷中出時計。知巳午前十時許。而山巔魔像之幻影。復依然出現天空。余顧長岡氏曰。空中魔影又現矣。而塔頂之黑旗動。香煙上矣。彼魔賊之迷信。眞可笑哉。長岡氏曰。魔賊之迷信益深。而美人雪子。愈不可救傷哉。余聞此如睡夢中。聞晨鐘一聲。瞿然驚悟。思雪子運命。危於風燭。若三日內不能達我目的。出美人於魔塔。雪子何辜。終罹魔網。於星河皎潔之夜半。將自塔絕頂處。下投空闊之海底。以爲大魔神之犧牲。彼長岡氏猶不急策援救。是何居心。乃握長岡氏之腕曰。爲期已促。請若與我速入此魔塔。長岡氏蹙然如深詫。余之急躁者。從容言曰。請稍待。猶有一事不可不與。若白。余曰。何事。長岡氏曰。無他。特寶玉耳。頃吾與若言。得此寶玉。爲與魔賊

林說小

角鬥時。唯一之武器。若知之乎。余亟應曰。然寶玉。誠希世之寶玉。此寶玉何在。速與我一觀。長岡氏一手探入衣袋。曰。在此。若果欲觀。不可不先爲若一解。余心急欲焦。甚不願聞其解。乃引攔其手。曰。請速。請速出此寶玉。不則余性不能耐。長岡氏徐言曰。余雅不欲聒若耳。惟此寶玉。不獨今所無。卽在古代亦有歷史焉。得不一白。俾若了了也。余爲君白。君其聽之。幸勿憂慮。雪子隱嫉余言之煩屑者。余嘿然。

長岡氏又言曰。是玉歷史。謂銅爺王夢中受神賜貺。撈拾於大海之底者。古代傳說。半屬虛謬。若究其是誰所作。何因而入銅爺王之手。千古遠昧。未從端測。然是玉良可寶貴。具形之微妙。與魔力之可驚。微論常人想像不到。即今二十世紀擅理化學之奇人偉士。亦莫知其究竟。竟言次。手白衣袋出。余亟欲觀。玉猶未出。長岡氏手撫其額。曰。余生世上。業探偵。爲滅世界之罪惡耳。

惟社會進步。遠勝前代。所出兇器。日益銳利。惡徒之犯罪。亦日益巧。甚有擅可恐之魔術。以攬亂我偵探社會者。我輩之捕繩手銃及軟靴等。往往不足於用。或使用催眠術。或遞傳電氣力。罪案所出。茫乎莫得其端倪。索影揣聲。神經煩惱。余自業偵探。逮捕魔術之惡徒。及奇絕之兇器。不可勝數。經驗積久。遂於偵探界上。發明一大利器。即此寶玉是也。吾初聞時。不禁駭絕。蓋此寶玉。具有神秘之作用。可怖之魔力。萬一不幸。入於惡徒之手。則吾等探偵。術幾爲之窮。若果得邀如天幸福。寶玉得入我手。微特偵探界之面目一新。卽罪大惡極者。流將無遁匿。而社會亦得永保平和。歷年披尋。不獲一見。自謂天壤茫茫。蕞爾一玉。正不知其所在。今雪子不幸。被鋸魔塔。海賊九人。咸有過人之魔力。余爾時聞茲事。卽慮此玉或墮賊手。則此度奏捷。良非易易。吁。以古代所作之玉。博物家所不能詳。入銅爺王手後。數

## 小

## 說

## 林

千年禍中於吾儕身上。此其中殆有因緣。非偶然也。言畢。後探入衣袋。余曰。請速出此玉界。余觀。俾其本質及奇妙之作用。並得餉余研究。以一擴我眼界。

長岡氏掉首笑曰。玉之本質。今猶不能辨別。若與我偕入魔塔。戰勝海賊。救歸雪子。後再返故國。以徐徐研究之。特恐理想玄妙。非理化學所能解釋耳。至其作用。語之甚長。立談之頃。焉能喋喋。略言之。又恐不能了了。況試期伊邇。與魔賊決鬥時。行將一試其神變作用。若其拭目以觀。乃白衣袋中出一物。鄭重授余曰。是玉雖小。良足貴也。若其觀之。余大喜。若雪子已得救者。急受而觀之。見是玉爲圓形。直徑不滿一寸。光彩閃爍。流離含英。略如女王冠上之金剛石。然內部真空。含有綺麗之液體。色如金露。約半部餘。液體之中。又含有紅綠二物。形如星冠。迭相浮沈。余把玩良久。實勝怪訝。思此渺乎小。

玉具茲奇狀。良可寶貴。然如長岡氏所言。謂此玉具有絕大之魔力。我等得藉此力以深入黑面塔。勝九魔賊。以救護雪子之生命。而重歸祖國者。引證何在。殊類荒唐。余亦何敢遽信。然亦不敢遽與長岡氏辯。蓋彼意氣慙懥。諒不以戲謔之言欺我。余遂瞪目熟視。漠然無一語。

長岡氏見余狀。直趨余前。曰。若殆疑乎。若殆謂余之所說。未衷諸理乎。雖然。若亦太固矣。天下事不經實驗。鮮不以爲荒誕者。豈獨此玉爲然。卽今日之通行於社會者。亦指不勝屈。若電信。若電話。(德律風)。若幻燈。影戲。若寫眞。離奇怪詭。無逾於此。其他一爆裂彈。可使蕩蕩堅城。碎爲微塵。一魚形水雷。可使偌大軍艦。擊爲粉鑿。奇幻若此人。卒無有異視者。良由經驗旣數。恬不之怪。若據此以詔諸非洲之野蠻。必羣相咋舌。不曰天降之魔性。卽曰惑世之罪人。熱嘲冷罵。無所不至。甚者攘臂紛起。橫加歐辱。無他。未曾經驗使

林說小

然耳。今若於此玉之奇妙作用。曾未一覩。余遂向若絮絮作怪語。是與向野蠻而言。火薬水雷之功用。相去正不能以寸。若亦安得不疑。雖然。余非好作怪語以欺人者。若亦當深諒余衷。况顯此奇妙之作用。曾不過一轉瞬間。若疑胡爲者。言次復睨視余手中寶玉曰。武田君此名星冠之玉。誠希世珍也。是玉全世界僅有七。而爲銅爺主有者居其五。以飾冠數千年後。韜晦不聞。余單身入大寶窟時。見金剛寶玉錯落其間。十二星冠橫列架上。余念此寶玉藏之何所。諒亦不外此寶窟。惟彼九覽賊蟠踞此塔。歷有年所。星冠既取其九。則此寶玉難保不入賊手。一念及此。希望全灰。蓋此玉雖渺乎微小。雪子之生死。吾與汝之勝負。皆係於此。敵得之則敵勝。而雪子不可救。我得之則我勝。而敵終不得雪子。乃取星冠一一檢察其表裡。無所獲。心血幾冰冷。至檢最後一冠時。有一物橐然墮地。急拾而觀之。果此星冠之玉。余大喜合。

大

掌祝天曰。感惠厚貺。以佑余與雪子。希望蘇甦。心血復熱。蓋物在已失之界。而突然得之。人生快意事。甯有逾此。故自不禁其感謝天惠。躍然欲狂焉。

### 第十五回 入塔之決心

余置玉掌中。頻頻玩弄。見玉之內部。如金露之液體。中有紅綠二冠形。紅沈則綠浮。綠沈則紅浮。迭相浮沈。若晝夜之循環。然奇哉。此玉果何爲而至此。然余以長岡氏詞鋒銳厲。不敢復詰。惟輾轉反復。愛玩不已耳。長岡氏乃扣余肩曰。此玉奚若。果奇妙否。余曰。實奇妙。余生平未一見也。長岡氏笑曰。若不見液體中有紅綠二物。互相上下者乎。余曰。然。特不知歷幾何年矣。長岡氏僂指計曰。詳固不可知。然大略約二千餘年矣。具體既微小。而含有紅綠二星冠。浮沈其間。若能見此。當審此玉非尋常物矣。余領首應曰。然。余固審之。其作用雖不了了。然已識其爲非尋常物矣。

林 說 小

余把玩既久。稱嘆不迭。惟余一莽男子。萬一失手。情何以堪。乃兢兢然置右掌。以歸長岡氏。曰。是誠奇品。余得見此。眼福固不淺矣。若其慎藏之。長岡氏曰。是玉情若藏之。余愕然。曰。噫。異哉。是玉竟情余藏乎。余於玉之使用法。固茫乎未有得。請若勿復弄我。長岡氏囁然哂曰。若以余言爲戲弄乎。然正因若之不明使用法。用情若藏。從我指揮以使用之。若勿復疑。余凝視寶玉。曰。余從若之指揮乎。長岡氏曰。然。從我指揮。吾等行將深入魔塔。力與此九魔賊格。至時機漸熟。始用此玉。余言出。則若出之。余言投。則若投之。武田君。吾等與魔賊決鬥之得勝與否。雪子之得救與否。悉視乎使用法之適不適耳。是玉貴重。尙其慎守勿失。余曰。謹受教。諸人生命。皆係於此。自當固守。不負汝意。長岡氏又曰。是玉聲價。若固知之。然尙有一言。不得不爲君囑。此後我與若深入魔塔。艱難困苦。亦意計中事。萬一君偏遭困阨。九死一生。性命呼。

吸則余當出力助君。脫君於險。斷勿以是有魔力輕於一用。以全生命。蓋恐一失之後。不可復得。而營救雪子。轉成畫餅。若其忍乎。余曰。諾。誓當死守弗失。長岡氏點首無語。絕不詫余之設立重誓。蓋是玉關係重大。誠制勝魔賊之武器。營救雪子之重寶。自不覺其鄭重者。乃納玉於裏衣袋中。

長岡氏出時計。余就而觀之。知爲午前十一時餘。余自出海星丸汽船。而來此瀕海之洞窟。時朝暉正初上地平線耳。既至洞窟。黑面塔淒慘之景色。空中魔神之幻影。無一不接於目。又承長岡氏厚我。凡黑面塔之歷史。與銅爺王之古語。及其探偵內部時所見之大寶窟祈禱室。女王山頂之退魔神像。希世奇珍之星冠寶玉。靡不詔我以顛末。俾余得聞所未聞。立此洞窟中。已歷四時矣。猶不速入魔塔。與九海賊決鬥。以出雪子於塗炭。是誠何心。乃問曰。吾與若曷入此魔塔。以畢乃事。長岡氏微點首。乃躍登我來時所乘之獨

小說

木舟出一小包。包中假面軟靴覆面。一切之探偵器械皆具焉。外又有乾麵包及乾肉等類。長岡氏以偵探器械一一檢查。納入衣袋。復取麪包等顧余曰。若曷來共食之。余自來此得聞種種之怪語。腹中頗不覺飢。乃辭曰。謝君厚意。吾腹未枵也。長岡氏笑曰。若勿爾。一入魔塔。甯能安然自適。一日三餐耶。恐一與魔賊決鬥。不得雪子。終不暇食。故不能不先時食。此以果腹而培元氣。否則飢火上燃。膂力尙可支耶。余聞之不得已。亦下舟食少許。長岡氏以包中之麪包肉脯。張口大嚼。唇吻翕動。狀若老饕。不一時。多量之麪包肉脯。食盡無遺屑。余見之。頗愕然。

食既畢。長岡氏乃徐徐立起曰。夫然後可以入黑面塔矣。復顧余顏。莞爾微哂曰。自今後吾與若生死不可知。惟視我二人之運命耳。故若不可不以生死二字置之膜外。余此時忐忑不自己。竟莫措一答詞。惟垂首以示允意。

長岡氏乃鼓棹向前行。中有一大海灣。波浪掀天。勢甚喘厲。薄鐵爾出沒波中。飛珠濺玉。沿灣行數海里。至一處。艤舟片刻。蓋自是至黑面塔爲程。綦邇余心忐忑甚於前。忽喜忽懼。思潮起落。一秒間。殆有千萬張。日四顧。覺山海草木。一時俱寂。惟見高高之黑面塔聳立。雲表森然。有陰氣。塔頂黑旗從風招颶。幽暗陰沈。不可具狀。

### 第十六回 約法之預立

是處距黑面島約三里許。中有一港灣橫斷。經行程亦不下二里半。越此上陸。即可索秘密途逕。以入魔塔。余知距離不遠。乃自腰間出手鎗。檢視彈丸。長岡氏顧余曰。由此出發至魔窟。不過三四里。故吾不得不與若立約法三章。余曰。若試言之。長岡氏曰。第一吾輩入塔。凡有舉動。必惟吾之命是從。其能之乎。余曰。能。長岡氏曰。第二魔賊感覺。銳敏過人。吾等由此渡海。至隣近。

塔處。當端坐勿動。靜謐無聲。若至其地。吾當舉右手以爲識。君自入塔以至出塔。始終不能發一語。其能之乎。余曰。是固極難。然當勉爲之也。長岡氏至此。若有不慊於懷者。余曰。請更言其第二。長岡氏曰。若於第二。已有難色。恐此第三。更復難守。余急曰。試言之。試言之。苟人所能爲者。余自當勉意守之。不負君約。長岡氏曰。無他。吾等由此入塔。中途所歷。詎無怪事。至一達塔之內部。則種種變幻離奇。令人顚且慄之事。更不一而足。然當視之若無覩。慎勿爲之倉皇失措。大聲疾呼。君其能乎。余思此約之難倍於前。況倉卒遭遇。失聲狂叫。情不自已。何能默默然。我非怯男兒。奈何自外此約乎。況長岡氏。出此約。諒非無因。因此次事件。關係綦重。雪子幽栖塔內。正恐望余之眼。殆將穿耳。乃決然應曰。能此約。苟不能。守甯能來此荒寒淒寂之境耶。長岡氏曰。壯哉。此言得此。正不負爲東瀛健兒矣。

相約既終。長岡氏乃解纜離岸。舟極小。櫂止一枝。非長岡氏之熟練。不能操之而行。余謂縮舟中。默然無語。唯見四圍海鳥飛翔。上下海魚亦時時掀浪。躍出狂飄怒號。吹自海岸來。刮刮幾削。余面浪隨風高遠望。如萬鷺來集。白頭四起。亦時高時下。顛簸欲暈。沿弓形之磯。越幽陰之島。穿亘巖之峽。種種險境。在在皆是。長岡氏操舟之術。洵不可及哉。不若是甯能處險。如夷乎。余蹲坐小舟。頗不耐此顛簸。乃瞑目不稍動。然心境却如駿馬脫勒。奔馳來往。無復有一瞬甯靜者。自念此變端一起。遠離故國以來。茲絕境。決死之舞臺。正復不遠。惹不得。雪子吾亦不復生還也。一縷悲酸。斗達腦府。又念爲救雪子。得藉以踏破數千年間人蹟不到之大魔窟。除退爲患世界之大惡。魔他日名滿天下。正未可知。一生勇氣頓滿全體。好奇之心。亦同時蠢蠢。欲動忽復念面黑塔何地。魔賊何人。變幻恍惚。莫可端倪。頃長岡氏言猶在耳。甯敢。

林 說 小

作此快念乎。正夷猶間。長岡氏突然喚曰。武田君。余聞之大驚。幾忘獨木舟之傾。而卒然起立曰。何事。長岡氏曰。吾與若談論雖久。竟有一事失問。至此始覺者。故不禁其言之怪突耳。乞君諒。余憶雪子被奪時。其墮於魔術。身幹化爲石像。而半生半死。非有侍女阿梅者乎。余曰。然。長岡氏曰。吾爾時曾言此侍女陷於夢中生活。雖爲石像。至數十日後。必能回復正氣。然此僅推測之見耳。不審若離日本時。夢中生活曾醒也。未。余曰。果如君言。阿梅於出發前五六日。已回復元氣。而如夢始覺矣。前後相距。正二禮拜耳。惟雪子奪去己身化石。種種事變。茫無所覺。斯亦奇矣。吾不知何因而然。長岡氏領首應曰。良是。若自快前言之或中者。後隙不一語。仍操櫂向前進。然余深詫其突然詰此。果胡爲者。特不敢叩其故。而思緒紛紛揣測耳。

時舟已經過海程二里半矣。回首來程。見出發之海岸。彎若弓形。隱隱可辨。

大

魔

窟

正如一鉤新月。籠罩於薄霧間。又有奇狀小岩。突立波間。彌復可玩。舟所行之處。則又深灣屈曲。不可逼視。左峙一岬。狀若巨人。右矗一岩。狀又如牛犢。舟行其間。水波旋渦。冷氣侵人入肌骨。出岩岬。有一絕壁。臨乎其前。崒然特立。蓋自此至黑面塔。已不及一里。然以是處三面斷崖。轉不見塔之所在。舟行至是處。始泊長岡氏一躍登岸。我亦隨之上陸。見鋒銳如劍之岩角。與多角形之石礫。徧地深埋。甯能插足。即有一二稍平坦處。輒復滑滑苔脛。力幾不能支。上帝不仁。特設茲險境。以試吾輩。胡太無情。又不審當從何道。得入此塔。回顧海面。波濤滾滾而來。若吞海岸。幽險若此。雖胆壯如余觀之。猶足奪人魄。

余乃穿長岡氏所給之軟靴。蓋茲靴彈力甚彊。雖疾趨石上。步若凌虛。不聞有跕然足音者。至起立時。長岡氏忽向余曰。武田君。星冠寶玉在是乎。余曰。

在。乃揭開衣袋曰。是非寶玉乎。長岡氏始安然曰。若爾良佳。乃舉足前行。若爲引道者。余跡之行。岩石嵯峨。苔草深厚。稍不慎。立卽蹉跌。步履之艱。匪可言喻。行數十武。長岡氏忽回顧。高舉右手。余突然呼曰。吁。忽猛憶余與長岡氏。非有無言之契約乎。呼此吁字。胡爲者。設彼九魔賊聞余音。譁然競出。則貽誤正復匪淺。乃自相策勵。苟不至奪歸雪子。出此魔塔。萬不復一動我唇。齒甯捫舌掩口。以爲此啞旅行。

### 第十七回 秘密隧道

余隨長岡氏行。默然不語。不敢妄啟齒以破此無言契約。彳亍行約一町程。長岡氏忽止步。張目四顧。余亦仰首望。見是處四圍峭壁。壁立如列屏。壁之絕頂。殆摩霄漢。且藤蘿葛藟。纏繞無際。天日幾爲之蔽。其下稍幽暗冷寂。蒸水下滴。色可染物。絕壁之東北。巨岩屹立。色白如大理石。前後左右。環合自

大

然其形如圓頂之居室。然傍有一泉，團團然若人畫之印於地上者。左方稍廣，深不可測。水色如翡翠，味甚惡。然砥平透明，如碧琉璃。巨岩倒映，了了可辨。寫生家無此微肖。

泉與巨岩間有一石碑。高略三尺。若墓標然。風霜剝蝕。青苔點點。如碎翠碑之表面。隱隱有幽靈門三字。怪哉名稱。余覩之不勝駭詫。摩挲良久。祝然若忘。此身之猶在塵世間。長岡氏走至碑側。竭力搖撼。碑忽仆下。有一門。啟之則有大洞穴。幽深不可測。石梯即以岩石爲之。剗刻階級歷歷可數。探首俯眎。黑闇不能辨一物。時長岡氏忽叩余肩。招手命我下。余爾時亦不省其用意之所在。又不敢啟口設問。以達成約。惟木然相視耳。至長岡氏走入洞穴。余始悅然。徐徐踵其後。然身甫入穴。而穴口之門忽自然運動。閑然一聲。仰視之。蓋已闔矣。

林說小

門既闔。穴中黑暗倍於前。長岡氏亦履軟靴。並不聞其跫然音。又不知行之所在。余僅沿石梯。徐徐而下。覺足下或凹下。或凸出。或苔泥滑滑。幾於蹉跌者數矣。約過十分時。階級始度盡。蓋自地面至此。不知其幾百尺矣。且黑暗無一綫光。摸索前途彌形悵悵。度此必爲地底隧道。爲通黑面塔秘密之道者無疑。然張臂左右摸索。觸處冰冷。若有邪魔在指尖。至此益大駭。思攝長岡氏衣。爲瞽者相。然不審其身之所在。思呼之來以導余行。則又契約所在。不敢妄違一辭。正徘徊間。忽見一點燈光。閃閃耀吾目。蓋長岡氏所携之探險燈也。於黑暗中驟得此光。奚啻貧男兒之驟獲巨富。忻喜一時。匪可殫述。惟默祝慈悲長岡氏之萬歲耳。隨此燈光。左右一望。果係隧道甚廣。大兩旁巖石。凹凸間具有種種怪幻相。覩之毛髮竦然。思長岡氏以何術得此秘密之隧道。亦神矣哉。長岡氏右提探險燈。回首顧余曰。進音甚低。余亦默然隨

其後。

隧道中幽冷悽慘。莫可言喻。余二人贊行其間。聞有聲殷殷然來。若魔神之發聲長鳴者。然於彼於此。殊難辨別。且契約既協。良難詰問。余非啞者。奈此恐怖之境。何側耳聽之。魂幾飛越。憤彼長閻氏豈無耳者。尙何悄悄前行爲。再三細聆。乃審此音爲余二人足音之反響也。自問諸心。良復啞然。諺云。疑心生暗鬼。諒哉。然行此隧道。不至墮越失所者。猶賴有此探險燈耳。

余隨此燈光行。耽耽注視。目不邪瞬。私念此秘密隧道。自銅爺王開鑿後。數千年苔鎖塵封。無一人經行者。今天時人事交迫而來。余二人爲此事件。得通此道。良非偶然。若天祐余二人。異日獲救雪子。復由此道以出此險。真感謝不淺矣。且行且念。思潮紛湧。突然一怪事觸余目。蓋此秘密地道。太陽光線。旣無所及。而人世間自余二人外。孰知有此道而偶一涉足者。青苔疊疊。

固所宜然。胡爲燈光所及之處。足跡歷歷。留存於青苔上者。且足跡大小異形。參伍錯綜。至少亦有數人。噫。異哉。豈當時足跡。至今猶未湮滅者。抑。豈泉下有人。爲此地底旅行耶。怪思幻想。甯有終極。俯首細審。見足跡奇特。頗不類人形。何物魔怪。竟先我而通行此道者。噫。其殆擅有魔術之九海賊乎。復審視良久。知必爲潛身塔內之魔賊無疑。果爾。則余二人之危運迫矣。蓋魔賊既自此爲孔道。出入必經。則余二人行至中道。安知不有彼等或臨余前。或逐余後乎。思之兩足趨趣。戇觫不能堪。乃於腰際出手鎗。以備魔賊之突如其來。

林說小

第十八回 幽暗之室

幸哉天佑。雖覩此足跡。而中道得不逢此惡魔。詎非余二人之幸福。遺行二十餘町程。長岡氏步忽止。蓋隧道於此盡矣。隧道盡處。一鐵扉障於其前。扉

大

魔

甚巨。大古語謂巴比倫府之砦門重大。世無其倫。此扉庶幾近之。余急步趨扉前。右手搖撼之。不稍動。長岡氏見之。急挽余臂至其後。兩目炯炯視若甚怒。余之妄動而叱責者。余念撼此鐵扉。亦尋常事。奚爲是怒視者。况此扉不啓。余焉得入。勢必仍出隧道。而吾輩目的。又何能成。然余於長岡氏。非有惟余命是從之契約乎。與之誤誤。寧非背約。且長岡氏老成練達。入塔內部。已非一次。固不似余之初入。情殊曠曠者。怒余觸扉。良有以也。於是憤彼之心。一變而爲敬心矣。

長岡氏見余默然。僅微哂。乃移步至鐵扉前。兩手瑟縮。不敢稍觸扉。惟高舉探險燈。細審岩壁。若有所探索者。余亦立其後覩之。見岩壁彫刻痕。顯然可見。蓋一爲經文文字。一爲小蛇。文字甚古。且限於燈光。模糊不堪讀。惟小蛇則蟠屈有致。彌復可人。長岡氏舉燈細讀。若有所悟。乃微觸小蛇。而余二人。

林說小

所立處忽旋動而鐵扉亦閑然開矣。噫抑亦奇也。

扉既關。長岡氏麾余入。余探身入其中。見茲室甚巨。大亦依岩鑿壁而成。幽暗無一綫光。與頃歷之隧道無異。靈霧充塞。如旋渦。一入其中。覺臭惡之氣撲鼻。而來聞之。幾欲吐足。所觸處骸骨縱橫。圓顱方趾。猶得約略辨別。然目有不忍覩者。嗟乎。是皆昔年無罪之人。遭銅爺王之荼毒。茹苦飲恨而葬身於茲者。彼上帝何不仁。乃爾生此魔王。以魚肉臣民。靈魂有知。亦當上叩九闕。以說不平。然苟生於今日。當不遭茲魔。却試問此二十世紀之時代。莽莽圓球中。何所容此魔物。今覩此。纍纍遺骨。余心猶悸痛焉。正歎息間。突聞有人間笑語聲。余大駭。傾耳細聆。覺所聞良確。奇哉此聲。圓圓岩壁。奚由得此。急擡眼仰望。見余與長岡氏所立之側。有一木門。頗堅緻。窺其隙。則隱有一通明之屋宇在焉。內有數人。高談抗論。嘈雜不堪聽。余至此益駭。知談者爲

誰不問可決。而危機將從此迫矣。回顧長岡氏。則亦面色慘白。注視此門。不  
苟瞬。余欲辨所語。側耳細聽。僅如雨部蝦蟆。唧唧不辨。欲窺其形。則又木門  
中隔。未得一觀。嗚呼已矣。吾其奈何。

未幾。長岡氏之探險燈。光忽薄暗。驟覺四壁陰氣。相逼而來。然猶可藉之以  
見物。又未幾。光益暗。而余驚益甚。思居茲暗室。非此何見。燈火不情。一至於  
此。又無幾時。光小僅如豆。幾乎滅矣。余驚極。將狂叫。長岡氏見余驚狀。急推  
螺旋使起。詎知光質不明。而轉滅矣。噫。是可怪也。

火既滅。室中窸窣有聲。若有一物。自余足疾上至余肩。而斜附余襟首。余急  
伸手撫之。覺冰冷如死人之腕然者。余此時驚愕不可言狀。生人魂魄。幾至  
離散。况黝黑無光。何由得覩。此怪物。乃急麾手。周章失度。而全身血脉。若浴  
冷水。無生氣。兩手顫動。不能自制。且顫且麾。不意偶觸側端之木門。塌然一

聲聲起鎖落而木門關矣。始見彼室日光射入不類此室之幽暗欲絕者然。木門關時長岡氏亟曰危矣急矣即彼室談話之聲由此止而拔劍之聲作矣。余此時身呆然若槁木惟手足尤顫動不已耳。

第十九回 余其爲袋鼠乎

木門忽開。魔賊已覺。余手足顫動。不知所出。急顧長岡氏。長岡氏知事敗露。亟握余腕曰。事急矣。將奈何。復促曰。走。走。舍是無他策。不爾。魔賊之劍刃將及矣。速走勿延佇。語畢。卽翻身出走。兩足如飛而去。余聞是言亦若得將軍之令。疾馳遁出。然聞彼數魔賊已拔劍出門。羣相鼓譟而出矣。

隧道暗黑。初入時。固安行徐步。且賴有探險燈以燭照者。此時暗中摸索。遁何能者。然丁茲時間。生命呼吸。亡命奔逃。猶慮魔賊之或及。兩足飛馳。若獲天助。並不觸碍。然恐怖之極。魂魄飛越。卽有觸礙。甯復顧恤。奔至隧道中間。

## 大窟

岩石凹凸更甚。每一舉足動蹶。至三蹶而力不能支。崩然跌矣。余急欲翻身騰起。首適又觸岩壁。砉然震響。身復傾跌。驚痛幾欲暈。而濡濡下垂濕我襟領。知血已湧出不可制。嗟乎。彼長岡氏已揚長而去。甯復知余遭此挫跌乎。然魔賊足音已相逼而來。急忍痛掙起。思欲再奔。而吁吁喘息既將絕。痛又不可忍。張臂摸索。思暫得一藏身處。以待魔賊之過。幸天不死。余於所跌處得一安樂窩。蓋此隧道既歷數千年。岩壁破損在所不免。余所觸處。適當岩壁破裂中。有一穴。廣可三尺。得此大喜。意此殆余暫避賊鋒之安樂窩乎。穴中如何。雖不可知。然於斯時得此。亦可以少息。乃急返身入穴。

時魔賊之鼓譟聲馳逐聲。相雜而來。距余止七八武。隧道中回響隆隆。然觸余耳。余喟縮穴中。狀若袋鼠。心突突躍不已。思魔賊非易制者。羣相追逐。疾於風電。余身雖隱。不審長岡氏能脫此厄否。然余之生死。亦正難決。偷魔賊

追擊之間。探得此穴。則賊旣得余。甯肯稍縱。思至此。默默無主。思謀所以衛已身者。急探腰際手鎗。杳不可得。知已於傾跌時。墮落矣。然爲時已迫。前後搜索。誠恐不及。籌思無策。心急欲焦。猛憶長岡氏。未入穴時。曾言星冠之玉。殊可寶貴。制勝魔賊。舍此末由。今此寶玉。尚在袋中。何妨藉此一試。以顯功用。然又念爲余一人。輕投此玉。萬一失之。甯能再得。此玉若失。則蠢爾魔賊。旣不勝。而亭亭雪子。將終墮此魔窟。不復再覩此光天化日矣。余甯保藏此王曝屍於此。斷不忍棄。免一身之危難也。然則欲謀護此身者。將奈何。無已。惟賴此拳耳。余亦勇男兒。彼魔賊來茲。設使得探余藏身處。余惟仗此無情之拳。出其不意。制彼機先。雖白手不持寸鐵。而隧道甚狹。勢難並進。自揣拳力。敵彼四五人。良非難事。乃突然舉臂以待敵。至決計與魔賊敵。然又念腕力雖強。敵彼魔賊。恐欲勝反致敗耳。喪身魔窟。縱不爲弱。然鹵莽債事。甯非

妄乎。乃復歛拳入穴。蝟縮不敢出以觸賊手。噫。余其甘爲袋鼠乎。此時思潮起落。雖叙至數百言不能盡。然僅一瞬間耳。故至甘爲袋鼠時。而魔賊之縱猶未至。

轉瞬間魔賊八九人。爭來余前。喧譟之聲。聒余耳。瑟縮狂顫。不能自制。至余前者。若止步。余更恐怖不可狀。殆如罪人臨刑時。突見白刃加諸頸。而一縷靈魂飛越失舍者。未幾不覺魔賊又舍我而去。而雜沓之聲去。余漸遠。余心始稍定。然猶不敢出一息。若恐魔賊聞之。復躡余蹤焉。

余聞魔賊輩去已遠。心大喜。若死人之得蘇。然心猶不能釋。蓋魔賊當過余前時。突然止步似有所悟。其語言囁雜。雖不知作何語。然彷彿間。若嘲余之。甘爲袋鼠。而曰勁敵在前。當急跡之。似此弱蟲歸時再治。未晚也。故復舍余去。而跡前行之長岡氏。否則既止。復行奚爲者。茲雖臆想。確否不可知。然

小說

此隧道。魔賊輩業已熟。經若此岩穴。甯無聞見。以此思之所聞。良確。然則余雖不遇惡魔。僅一時耳。後此其奈何。彼長岡氏固亞東之名偵探。機敏勇壯之偉丈夫也。其生平嘗自謂此身入水不濡。入火不燃。遭人毒手。良可無慮。故所歷危境。亦非一次。悍賊強敵。降服孔多。若彼魔賊。甯能挫其一毫乎。然余滋愧焉。余生平亦自詡力敵三十人者。臨茲危境。遽爾身傾鎗墮。縮身穴內。而爲袋鼠。一生臂力。至此何存。卽機警敏捷。亦不及長岡氏之萬一。加之魔塔內部。余本無知。失此良導。何異盲者失杖。此時一別。不省何時得遇。愁緒如亂絲。蓬蓬紛起。而首痛至此。亦漸覺鬱鬱居此。終非久計。然舍此外出。必遇魔賊。亦止爲撲火之蛾。籌思移時。伸首內望。見暗室鐵扉。明光斜透。乃決復入內。冒險以一探此木門內魔賊之居室。遂出穴。傾耳聽之。寂無所聞。而魔賊之縱。已杳不知其何往矣。

## 第二十回 大醉漢

余既出穴。乃急屈身左右摸索。以覓頃刻所墮去之手鎗。旋得諸相距數步處。已失之物。至此復得。合浦珠還之樂。亦人生第一快境也。果早得此手鎗。吾當扼守此隧道。不令魔賊輩越此一步。越此者中彈斃惜乎。身傾卽墮。便宜此輩魔賊也。取手鎗仍置腰際。躡足疾走。踰鐵門入立木門前。探身窺內室。音響寂寂。聞其無人。知數魔賊羣出追逐。大喜入室。見室頗宏壯。四圍牆壁。純用大理石壘成之。莊嚴華麗。在在眩目。當世名工。莫能建之。不審此室在黑面塔中。有逾於是者否。然爾時銅爺王窮奢極麗。是雖壯觀。恐後此所見者正多也。

室之中央設一床。床板彫刻精細。形神雋肖。無一毫斧鑿痕。每步至床板。各板自然上下。衆樂雜奏。音之合度。雖鈞天音樂。不是過也。步若停。則樂亦斲

然止。知此爲當時銅翁王之寢室。然床板能自上下。以作音樂。工作巧妙。一  
至於此。誠不可思議哉。

驚訝間。斗覺有一縷香氣觸入鼻管。身魂頓爲之清沁者。龍之涎耶。麝之臍  
耶。覺此香只應天上。迺非人世間所習聞者。不省其發自何物乎。徐徐迴顧。  
見壇上置一水晶瓶。瓶式甚古雅。且綺麗。中有花枝。花兼紅紫綠三色。脂粉  
爛熳。綠葉纏紛。雖種非瑤島。博物家亦恐無能舉其名。有一美蝴蝶。翩然而  
來。四翼之色如天半虹。繞花飛舞。上下不已。蝶翅觸花。花瓣紛墮。蹠去落花  
飛集舊枝。新豔如故。香氣更冷。乎馨乎溫。靡不絕余聞之心。幾醉嗟乎。好花  
易謝。春日難留。是人世之恒言。而是處獨有異者。

床之前一食几。形橢圓。周圍列椅九。几之上。盤皿綺麗。成行陳列者。不下數  
十具。中盛食品。莫舉其名。總之不離乎山海珍錯者近是。旁有麥麥葡萄酒。

三鞭酒等瓶。林立左右。惟刀叉位置凌亂無次。椅座亦多傾倒。燒肉之皿。蒸氣瀰蓬勃焉。是殆彼魔賊宴會於此。聞余觸木門音。乃始拔劍群起。致刀叉橫。椅座倒而不顧。周章之狀。睹斯可知。

余見此酒食。口角流涎。然余非饕餮。奈何一觸於目。遽爾垂涎。欲大嚼之。以爲快者。蓋余自昨夜海星丸晚餐後。今辰即離此汽船以來海岸。與長岡氏談論數時。雖勺飲亦未入口。即頃出發時。心懾於魔窟之危。志怯氣餒。又何能食。一入隧道。奔走往來。至此時。飢火上燃。腹背殆將粘合矣。幸上天賦我。留此美味。以實我肌腹。我即不食。上帝不將嗤我爲賣獸者。試思是等珍錯食者。之口福不淺矣。一日得之。甯肯置之不食乎。況彼魔賊。正視長岡氏爲勁敵。百計窮追。卽再入室。甯無十五分或二十分之間隙乎。乘隙大嚼。匪特療飢。抑亦鼓勇。乃取一椅坐其上。

小說

是等意緒。余後時亦頗自晒。然在當時則固有此思想者。余坦坐椅上。四圍瞻矚。覺室宇軒昂。花香蝶影。珍錯美味。羅列我前。意地暢適。幾忘此地爲懾人意氣之魔塔者。凡已往之苦難與未來之境遇。俱恝然忘諸。懷且割且啖豪興。勃勃味之甘馥。余生平固未一嘗。骨肉狼藉。殆不可狀。幸爾時無伺其旁者。不爾。飢鷹餓虎之嘲。猶恐未盡此形容焉。數分時食已盡。所餘者僅殘羹耳。而余腹亦果矣。

天下事以知足勝不知足敗者比比矣。余後此九死一生。起震天撼地之大波瀾者。正坐此不知足之弊。蓋余腹既果。亦可以已。乃對此酒瓶。興復如潮湧。倒酒狂飲。勢若渴驥之吸泉。一瓶既罄。一瓶又續。如是者凡麥酒八。葡萄酒三。三鞭酒二。蓋已十三瓶矣。余固一東洋豪飲家。夙在日本時。當與同學長夜痛飲。酣嬉淋漓。曾未一醉。然今於一時間。傾此十三瓶。任爾酒中仙鳥。

得不醉爾時余酒氣上湧覺勇力百倍於前天下事無有足以難我者彼魔  
賊輩么麼小醜耳若來歸當飽之以乃公拳味醉態懵騰頹然坐椅上  
余復念此黑面塔之內部不意竟若是其華麗者此室如是他室可知曷乘  
此餘興徧探各室匪特廣余所見卽美人雪子或者得覩果爾余當舒臂柔  
進挾雪子於肩飛步以出此魔塔計之便捷莫過於此何至待長岡氏之焦  
心悴慮乎一出魔塔余當長嘯一聲俾長岡氏驚余之不勞而獲高唱萬歲  
賀我成功卽魔賊輩怒余羣來追逐則余當翕舒兩臂以爲大刀往復上下  
如風車使若輩魔賊咸斃於車下膚色青紫積尸以爲山得此竇非生平一  
大快事耶思至此興豪發益不可遏突然離椅起

## 第二十一回 銅爺王之肖像

余中酒後離椅起步履蹣跚醉眼四顧見此室西北牕適與隔海女王山之

小說

小島遙相對。照牕之左近。一金鏽門簾障。一扉。扉正洞開。門簾隨風徐徐動。揭簾探望。則卽塔之外廊也。廊中一浮橋斜上。亦純用大理石。洁白如玉龍。惟苔滋蔓。點點青葱彌復可愛。蓋卽長岡氏所謂由此達彼之大浮橋也。思欲登橋。恐醉後步履不慎。或遭傾跌。况一面臨海。層波洶湧。墮落於此。必爲藻屑。對橋凝視。卒趨趣不敢前。急返身仍入此室。突見正壁間懸有一油畫肖像。雖歷數千年。紙色蒼然。然審其顏貌精神活現。而一種兇厲之象。尤隱隱然吐露於眉宇間。令人猶不敢逼視。余趨近其前。略視大概。卽迴踵出。蓋余不欲久滯此室者。

甫迴踵。足觸床板。發聲甚鏗鏘可聽。思若此制作。誠巧奪天工哉。乃更走近其處。欲一探其關鍵。不意於是處。更見一肖像在焉。頭上戴一寶冠。金銀寶玉。徧於四緣。光彩奕奕。眩人目。頃長岡氏所謂星冠。此物庶幾近之。巨額長

大

魔

窟

髮。兩眼深邃。色如碧玉。兩耳特長。下垂幾及肩。身衣紫衣。右手携一鐵杖。面目丰采。宛如生。余大駭。謂狰厲若此。不審爲誰之肖像者。端洋審視。果於額面之下。見有三細字。曰銅爺王。

噫。是果銅爺王乎。咄哉。此奴。咄哉。此奴。彼於數千年前。高據獨夫椅。以自矜尊貴。不進世界之文明。不與人民以自由。徒欲窮奢極欲。享受此帝王幸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甚者。竭萬姓脂膏。供一己揮霍。造此黑面塔之大魔窟。以位置數百千無罪之臣民。海底牢獄。古所傳聞種種慘毒。暗無天日。生性之殘酷。甯得謂之人類乎。生前罪惡。無可逭矣。暮年垂死。大懼冥罰。又設種種退魔神像。俾若輩魔賊。尊爲海王。奪美人雪子。以爲祭時之犧牲。累我興長岡氏。跋涉數千里。以來茲絕境。死後刑誅。甯可逃乎。余一東洋自由民。不容汝專制。惡魔王爲世界毒。今雖死矣。肖像尙存。曷嘗我武田勝雄之拳。

## 林說小

乎時酒氣大湧膽大如天末有顧忌乃對此肖像嚴詞呵責若數其罪曰咄哉爾奴若不以呻吟苦痛之聲流血慘死之狀爲大快於耳目者乎余當抉爾目揉爾耳以懲之若不以美男之眼孕婦之腹三月嬰兒之生膽爲天下之甘味乎余當拔爾舌以懲之若不以無罪之臣民與活地獄之慘苦俾爾得快於心乎余當斷爾頭以償厥愆又剖爾心以觀厥狀揮拳亂毆不數下而肖像之面目毀矣頭顱飛上適當岩壁反墮床板乃舉足蹴踏碎爲微塵探入肖像內部中無所有惟實少許木石耳乃曰有此木石心腸無惑乎生前殘虐至於此極乃自窗擲出下投諸海嗟乎若此舉動雅屬無識天下由此以招社會之指摘增鄉愚之迷信者固不少矣文明人甯肯出此然余在當時酒氣醺人碎此惡魔王之肖像誠無上之快舉也意氣昂然聊無顧慮

余既毀像少憩。香氣芬郁。花影低亞。四翼彩蝶。又欵欵飛來。瓶中各花。仍復亂墮。蝶乃去。迴集於正壁所懸之油畫肖像處。意是處殆有珍物乎。不爾。蝶胡爲者。乃睜起醉眼。細審其處。見壁間現一美人。手膚色膩。白如簪玉。長指委曲。殆如招我。余見之殊愕然。

### 第二十二回 幽囚之美人

余見壁間現一美人。手突然一驚。念此又不知是何怪物。在乃趨近其前。一握此手。冰冷堅硬。猶不似生人手腕。細審之。蓋由蠟石築成者。握此手腕時。余立處之床板忽豁然下墮二三尺。而正壁間之暗扉亦閑然開矣。

余睹此壁扉洞開。頗自驚駭。乃急探首內望。見一薄暗之室。廣袤與此室同。烟霧深鎖。朦朧不能辨。惟見室之中央設一寢臺。絹帳紙垂。帳內有一妙齡美婦人。若天女化身。側身寢臺。軒轅入睡。意此美婦人果爲誰。乃急入室。

小林說

欲就近覩之。忽有一物自背後無音而來。自足至肩斜附襟首。撫之冰冷如死人手腕。正與頃暗室中所遇之怪物者無異。余急舉兩手擊落之。曰。咄。是何怪物。敢頻來擾我。率然一聲。卽墮地。見一蛇細而長。背上銀鱗光體。頗眩目。匍匐地上。仰首瞻余顏。余亦數之。曰。爾畜可惡。頃暗室中未有日光。爾畜得倅免。今又來茲。妄謀毒我。咄。爾賤畜。何可惡乃爾。余必蹴殺爾。以除患。乃舉足欲蹴。蛇若有知。急遁入寢臺之側。余恐其毒此美人。急進逐之。曰。賤畜。賤畜。爾何往。見室之壁隅下。有一小穴。蛇入其中。尙首迴顧。余紅舌時。昨余覩此狀。益欲殺之。然追至壁隅。而蛇之全身已盡入穴。此蛇怪狀。余至今猶不能忘。殲之不得。徒呼荷荷耳。

余乃走近寢臺。揭絹帳。細審美人貌。見黑鬚蓬蓬然散枕畔。玉容憔悴如患重病。眉眼顰蹙似有萬千愁緒。盡鎖眉尖。然慘澹之中。猶不掩十分艷麗枯

太

窟

槁之狀彌復可憐嗟乎此美人爲誰是卽余與長岡氏所以冒千難萬苦入此魔窟而竭力營救之美人雪子也

余見之淚涔涔下非悲也蓋喜極而轉爲此也然見此固亦有可悲者思爾雪子享家庭幸福自謂人寰中之仙女何意磨蝎未除變生不測竟一旦而爲黑面塔中之俘虜乎秀肌媚骨女界中是爲翹楚陷此魔塔曾無幾時衰憊至此幾不復識識雪子者殆無不憐彼薄命况朝夕共處之余其能弗悲然憂惱攻心胡爲猶甘入此黑甜鄉而鼾然不醒者不忍遽使之驚覺僅俯首拊耳曰愛娘醒未不應復再三呼之而鼾鼾如故不得已乃手摩其項趣之使覺曰愛娘醒雪子愛娘速醒雪子身微動目亦徐啓仰見余顏若頗驚訝者曰若非武田君乎抑何酷肖也雪子疑懼急下寢臺細細端詳余顏曰是果爲故鄉之武田先生者然何爲相見此手此殆夢乎盖雪子自入魔塔

小說林

朝朝暮暮所接諸目者無非人獸參半之數魔賊而可愛之阿爺與相愛之朋友雲山萬里人絕路殊魂夢中或可把晤否則寧有一日相見耶今睡夢後驟然晤余疑爲夢境又何足怪乃急語雪子曰是非夢愛娘勿疑我與名偵探長岡氏計欲營救愛娘忍入此黑面塔之魔窟愛娘勿疑雪子微顙首潛然流涕唏噓握余腕而顧我曰君自故鄉來君知吾父無恙乎余亦含淚答曰愛娘母慮爾父伯爵強健如故惟以愛娘事日自愁歎怏怏頗有憂色耳愛娘若能得上帝眷顧早日出此魔塔則令父伯爵得早一日慰老懷愛娘其自愛雪子舉袖拭淚殊復慘然曰嗟乎阿爺以妾故傷厥老懷妾罪何辭雖然於事甯有濟乎掩面入余懷泣不止

美哉雪子忍已之苦難係懷於老父之安危愛娘誠加人一等哉橫遭魔賊之毒手而幽囚於此抑何命蹇美人薄命至斯而極余對此亦不覺惻惻動

大

魔

窟

人乃徐撫雪子肩曰愛娘其自愛勿復慮此余與長岡氏忍入魔塔來救愛娘長岡氏今雖不在爾愛娘前然固名值探也今誓決死救爾愛娘出此魔塔決非虛語愛娘與令父伯爵相見之期正復不遠勿再爲此惶惶以自傷雪子顏稍霽左手拭淚右手握余腕曰武田君語至此淚落如繩哽噎不成聲移時始復曰噫若與長岡氏不忍妾之墮茲苦境冒萬難以來茲此恩此德設世不忘雖然固妾之初念不能到此者妾曩偕侍女阿梅出遊大森海岸時見獰厲之黑面數魔賊突然渡海來倉卒間逃避不及卒至被難自入塔後幽囚於此室中終日不能出一步側耳不聞音舉眼不見天僅於朝暮時有面目可憎似人似鬼之九魔賊送少許之飲食物來外此則淒涼沈寂陰氣襲人且茲境位於地球之南極哥崙布所未經麥折倫所不到之處故此魔塔雖歷數千年至今曾未表暴於世者妾以一女子身幽囚此黑暗

林 說 小

之牢獄。搶地呼天。誰有應者。故妾居此。自分折翼。擢玉此生已矣。甯復望君等之援手乎。今若與長岡氏。熱腸磊落。冒險而來。爲救妾之謀。妾當爇一瓣心香。祝爾二人之萬歲。然茲塔旣幽險。迥絕彼魔賊。亦勇力過人。若雖武健。度非易下手者。况妾已垂死。在在累君。再覩天日。殊非易易。若以妾故。累爾二人。同陷魔窟。匪特無以對君。抑且重增妾罪。妾雖無狀。詎復贖贖。若此天乎。已矣。夫復何言。若速出。妾不復見矣。語至此。聲益嗚咽。曰。武田君。若宜自量。勿爲妾身自苦。若能援妾出塔。固所甚願。萬一不然。宜速歸本國。慰妾老父。無令憂傷哭泣也。言未旣。淚復濕襟。悲哀不可抑。余曰。愚矣。愚矣。愛嬪之愚。何至於斯。余與長岡氏均誓死以救爾愛嬪。出茲危境。偕歸故鄉。俾愛嬪與老父重享家庭幸福。愛嬪慎勿自苦。余决不爲此虛語以謗愛嬪。雪子垂首不語。狀如名花萎露彌復可憐。乃力把其腕。思乘此隙。以出此魔塔。

## 第二十三回 大浮橋

余把雪子腕。將乘此逸出時。忽聞有隆隆然如遠雷。側耳澄聽。音響漸近。轉瞬間。審知此音。實可恐怖。蓋爲魔賊歸來。經行隧道之履聲橐橐也。頃魔賊不知余之潛身岩穴。徑行直前。以逐長岡氏之後。今相率而返。不省長岡氏能脫此厄否。未幾。音益近。若已至鐵扉處者。余大驚。酒爲之醒。乃急釋雪子腕。曰。嗟乎。彼來矣。可若何。雪子亦顏色慘變。曰。彼之是然者。何音乎。豈彼黑面魔賊之歸來乎。武田君。是果爲黑面魔賊之歸來者。言已。倉卒四顧。似爲余索藏身處者。余亦曰。彼來矣。可若何。彼來矣。可若何。再三審顧。幾至失措。思將索藏身處乎。抑求逃生路乎。然環顧室內。三面石壁。頗形堅固。無隙穴可尋。一面爲余先刻穿窬而來之出入口。適當魔賊之歸途。卽所開一窓。面波濤浩淼之大海。鐵欄圍繞。甯能逃遁。噫。余其爲籠中鳥乎。奚能衝決此網。

小說

羅。以。飛。入。於。冥。冥。中。耶。于。室。中。計。無。所。得。

時。魔。賊。輩。之。足。音。益。不。遠。似。已。至。隣。室。之。木。門。左。近。者。余。思。潛。身。於。寢。臺。下。然。又。念。余。一。幟。幟。之。壯。男。兒。伏。人。床。下。甯。非。羞。事。然。則。將。何。以。處。此。危。急。時。乎。不。得。已。定。一。決。死。之。策。念。與。其。避。賊。被。捕。而。死。無。甯。與。賊。決。鬥。而。死。等。死。焉。而。勇。怯。異。矣。况。寶。玉。具。在。正。可。及。時。一。顯。其。功。用。度。長。岡。氏。未。必。怒。余。計。已。決。無。復。有。周。章。之。狀。乃。從。容。自。腰。際。出。手。鎗。將。突。出。隣。室。以。待。魔。賊。來。與。之。開。決。鬥。而。立。余。側。之。雪。子。早。涕。泗。交。墮。悲。不。可。抑。捉。余。腕。而。言。曰。急。矣。急。矣。武。田。君。勿。爲。此。冒。險。卽。引。余。至。寢。臺。側。橫。臥。其。上。以。尙。襲。餘。溫。之。衾。被。覆。余。身。雪。子。亦。斜。臥。寢。臺。覆。以。水。色。布。被。如。先。時。之。酣。臥。冀。以。遮。掩。余。身。而。欺。魔。賊。之。目。雪。子。誠。愛。我。哉。

時。羣。魔。賊。雜。沓。自。隧。道。以。入。隣。室。遽。發。聲。狂。叫。聞。之。如。山。中。猿。嘯。殊。不。類。人。

## 大魔窟

音。蓋隣室之中。狼藉幾不可收拾。几上食品啖盡無餘。而十餘酒瓶亦無剩。滴羣相供奉之。魔王肖像身首異處。蕩爲塵土。大聲怒鳴。雖獅吼狼嗥。無以加之。且鳴且躍。床板亂響。耳幾爲聲。余蒙被偃臥。呼吸亦不敢聲。自悔舉動。何粗暴。乃爾頃在隣室。狂吞大嚼。以至於醉。醉則毀肖像。啓壁扉。凡百暴動。無所不至。結此惡果。以激若輩。魔賊之憤怒。然猶畏首畏尾。不能決然出諸險。反奪雪子之寢臺。爲藏身之固。萬一魔賊輩探獲余踪。則余之來非救雪子轉速其禍。將何以對我。雪子粗暴之罪。無能逭矣。正自愧悔。間隣室。魔賊果以憤怒之極。突然而來。

余聞魔賊入此室。縮身不敢動。雪子亦張身蔽余。微形服慄。諸魔賊初時東奔西突。狀若猛虎。探索無所獲。爭相怪詫。乃向雪子喃喃語。唇吻翕闢。若相責問者。雪子低首無言。然悲狀更不可掩。無幾突有一魔賊大聲高呼。餘皆

小

說

羣趨而來。自被底捉余踵。余知不得免。突然躍起。劃然長嘯。聲如裂帛。蓋所謂臨死時而發死聲。有不自知其狂哮者。飛降寢臺。笑貫群魘賊。魘賊驚其不意。自相辟易。得出此室。然亦險矣。

余旣出室。見通行地道之木門已嚴扃固鎖不可出。周視室中。絕無去路。所得出者。僅頃刻所趨趣不敢進之大浮橋。此時機危間不容髮。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得此浮橋。寧能舍此他適耶。亟出戶上登浮橋。回首一顧。見魘賊八九人。各戴鐵假面具。面目黧黑。狀若羅刹國中人物。獰猛之姿。寧不畏人。頭上爛爛星冠。果如長岡氏所言。手提長劍。奔馳而來。余奔上浮橋。左則岩壁聳峭。右則怒濤逆卷。臨此絕境。亦頗壯觀。然余於爾時。迫於魘賊之追高下。且不能辨。不數秒時。浮橋已度盡。見橋之一端。有大理石之女神像。二相抱而立。余伏身竊下。疾如風過。此卽塔之內部。長廊屈曲如複道。舉足疾走。長

廊盡處一石梯斜倚而立見之頗復趨超然群魔賊已相逼而來急登石梯歷梯級疾於猱之升木蓋余爲魔賊追逐之身如鹿之被逐於獵夫舍是寧復得免一梯既盡又是一梯復昇之如是者共歷盡七石梯而魔賊足音仍若追風逐電雜沓而至嗚呼前途旣盡後敵方來余其奈何不得已復躡足至塔之絕頂

旣登塔頂見此塔起於狂瀾噬磯之斷岩絕壁上而聳立天空高出海面蓋不知其數百尋丈朔風獵獵排山倒海而頃從海岸所見之黑旗一旒今現於目前飄颻無所定對此淒景已自可怖而魔賊之呼噪聲追逐聲亦自石梯飛馳而至余驚極欲量思臨茲絕頂逃將安往東南塔石壁立不敢俯視四圍山水望之縹糊不辨若有煙霧深鎖者惟見西北一大噴火山絕頂摩空與魔塔隔海對峙蓋卽立退魔神像之女王山也然此輩魔賊群欲得

余以甘心。故飛足窮追。半身已現於塔頂。余見之駭極。曰。咄。奈何。馳逐塔頂。上不得遁。

第二十四回 銀鱗之毒蛇

余逼於麁賊。馳逐塔頂時。見塔之西角。自絕頂直下一層。勾配甚固。屋瓦鱗鱗。尙可插足。此時危極。甯復有所顧慮耶。乃自塔之絕頂。奮力一躍。以冀得此屋頂爲駐足地。然直下之勢甚猛。兼之屋頂雨淋風吹。青苔重疊。以足注定之。適爲苔滑。反下墜。余急呼曰。苟不得止。余其休矣。思此屋頂。手足不得攀。則余身將如彈丸脫弦。而一層而二層而三層。直墮而下。不至岩石矗立。波浪涌起之所。不止。余身不爲海底之藻屑。必爲岩壁之微塵。正愁思間。而余之半身已離屋頂。余又呼曰。休矣。余身必斷送於此矣。大聲狂呼。迄無應者。

大

魔

窟

余臨此生死一髮之境。身離屋簷。出死力。舉兩手。冀藉以支撑其身。俾勿下墮。幸哉天不殲余。兩手得攀角外。嚮之塔簷。身懸空中。雖未必不死。然尙得苟延。片刻心始稍定。風聲調刀。自海面吹來。身搖搖如鐘之擺動。仰眺天空。大如笠。塔頂白雲往來。鑿龕下則塔壁聳立。圍列如屏。風奇岩怪石突立。如劍。周布島麓。岩石之外。茫茫一片。無涯涘。逆浪怒濤。破空而來。飛花濺雪。岩石幾碎。余懸身危境。目眩而魂爲飛。越塔頂。魔賊鼓譟如故。身搖不定。腕漸萎體漸疲。力漸不能支。然手一縱。身卽下墮於千尋海底。而隨此不情之情。潮流以去矣。於此危絕險絕之境。有誰慈悲人能援余之生命乎。彼長岡氏。苟知余陷此必來助我。然彼之生死猶不可知。況於此淒涼荒寂之黑面塔。四方數十里。鳥且不見。一羽所接。諸耳目者。僅恐怖之境。遇與塔頂魔賊輩。之喧嘩耳。援余生命。其又何人。然風益厲。身之擺動亦愈甚。而兩腕更不能。

## 林說小

支未幾手忽滑。而身將碎然墮。

此時余手足失措。魂爲之蕩驚駭之狀。較罪徒之受死罪宣告。置已首於斷頭臺下者爲尤酷。蓋受死罪之人。猶得瞑目無覩。而聽教士之懺悔以引導之者。今余死於此。誰使我瞑目。誰爲我懺悔者。惟覺海波浩淼。岩石嶒峻之險境。突現於目前。而魔賊喧譟之聲。不絕於耳。嗚呼。天乎。余有何辜。而自高高之塔頂。以葬身於千尋之海底。乎死之慘酷。甯有加。余而上之。此時又忽有眷戀之念。紛集於胸。思頃別。雪子誰謂死別。然自此以後。不可復見。苟令雪子知之。自當紅淚交墮。痛余之援救美人。喪身魔窟。歌哀詞以招余魂。即長岡氏亦必脫衣下海。索余所委之骸骨。不得。則木立海濱。放聲一慟。故鄉之親戚朋友。在此時亦群相笑語。謂武田君歸時。必能以奇絕怪絕之談走告。余輩屈指歸期。殷殷屬望。安知余之慘死於此。不復生還。故國矣。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斯言亦太可哀哉轉瞬間思潮起落有如是其交集者

生死鬼頭神魂失舍而種種思念浮現心胸者亦人之恒情耳然絕處逢生得無意之救護脫此無限之危境而終不至於死者余之運命亦惡而佳矣余正危迫間忽覺余首上癥瘍有聞急觀之蓋卽隧道中驚我塔室中脅我之惡蛇也身蟠余首尾伏塔簷仰首昨舌鱗鱗有銀色氣味甚惡不堪入鼻蟠伏之力遠過兩腕噫是殆天使之來以救余生命乎否則不十分時腕力一失此身早墮波濤間矣未幾惡蛇噙余肩舐余頰氣味之毒不可狀余又念是殆非助余生命而反促余者然與其受惡蛇之毒蒙種種不潔以死甯撒手下墮飲滿海水而死計略定將放手時忽聞有橐然一聲達余耳

林說小

余聞此聲。若啓窓牖。急張眼顧。無所獲。又俯首視。果見離懸身處約三層許。塔壁間一小窓忽開。一人探首仰望。分明打個照面。然以是人戴假面具。盧山面目。良非易測。諦視之。大喜過望。其人爲誰。蓋卽名偵探長岡氏也。

余於懸身空際。旣苦腕弱。又苦蛇毒。時得此長岡氏遇諸。曰。若在地獄中。得逢生佛者。一時喜悅。匪可言喻。乃放聲呼曰。下之探首出望者。非大偵探長岡氏乎。大偵探。大偵探。速來救余。不則余其休矣。長岡氏急舉眼歟。余曰。默勿聲。我當來救爾。言次。復出半身。仰望余所攀處。乃笑曰。若真幸矣。彼蟠伏塔角者。非蠻蛇乎。武田君若得賴之下降。必無患矣。蓋此蛇狀雖兇惡。並不加害於人。特其性好人體溫暖。故一聞人氣。卽來繞其身。無他意。是名蠻蛇。爲此島之特產者。武田君。爾慎勿怒此蛇。蓋其尾有一綱。若之生命係於是者。若當握其綱以下降。毋多恐。言畢。卽縮身入塔。已不見。余復呼曰。稍待大

偵探乞稍待余。然亦不聞有答詞。不審長岡氏又往何處去矣。

此持蠻蛇纏余左手。氣極臭惡。且冰冷如死人手腕。親余肌膚。實所難堪。然一聞長岡氏言。雖不辨其謊實。而恐怖之心。早已屏退。惟念此蛇頃於隧道塔室。自足至肩。以爲毒余生命者。烏知其殷殷親人。僅好其溫度耳。而莫余毒也。不惟不毒。余且足以助余生命。長岡氏之言。誠不思議哉。然亦決不欺我也。

余左手攀屋簷。右手探蛇尾。其尾果有一綱。洵可謂救余生命之綱也。雖其他端。未知所坶。握此以降。安危亦未可預卜。信他人之言。而握此不知素性之綱。以試於生死一髮之危境。甯豈明哲者所爲然。長岡氏之經驗閱歷。強余什倍。其思慮之精密。機智之銳捷。不言則已。言則無或爽者。卽此生命之綱。寧獨不實。况余惟彼之命。是從胡爲鰐鰐焉。過慮其所言之不驗乎。乃固。

珠說小

握其綱思將由此飛降然波瀾涌起之大海突現眼下又不覺目眩神飛身爲之顛然爲生爲死上帝主宰甯豈人力所能強爭雖心懾氣脅亦有何濟乃定決死之心堅暝兩目突然釋手身卽如彈丸下墮一落千丈不可稍阻惟覺海風浪掠余身而過而余之靈魂亦飄飄乎莫知所底此時忽有一物拍余首風聲隆隆飄颻不定余身亦隨之而飛舞空際余駭極急啓目仰視蓋一大傘也此傘專用於天空飛降時似氣球非氣球似風船非風船孕風飛舞且甚穩忽來余首誰實使之誠奇異哉余乃握其綱隨風下墮狂喜呼曰得矣得矣無復慮矣一時之愉悅若已墮平地得慶生存者思此制作奇妙之大傘若此荒島豈有之乎然今所乘者甯自天外飛來則非長岡氏之用意周到必無此第二人物不知長岡氏費幾許腦力造此大傘以爲危急萬分時之用又不知長岡氏潛身何所得覩余之躍下塔頂臨此九死一

大

生之危境而繫此蛇尾之綱乘風之傘以拔我於危境不爾浮寄孤懸脚根無綫如轉蓬猶能免於慘死耶賴有長岡氏之機敏獨絕活我餘生爾時感謝長岡氏之心如潮而起惟不舉之於口而默祝其萬歲耳

余乘此大傘彌覺穩定乃張目審顧覺此奇妙製作恐物理家亦爲之咋舌蓋其形畧似圓而有無數之不等角稜稜顯現所繫之線亦無定數鼓孕海風飛舞空際飄飄乎如列子之御風而行余至此不覺好奇之心又蠢蠢活動思此凌虛微步亦生平一大快事爾時在塔頂之所望者爲何人余之所降下者爲何處亦快然若忘而無所怖

### 第二十六回 海面之活劇

余在大傘時上有魔賊之耽耽虎視下有水波接天之荒海猶覺眉飛色舞一似神仙之電車風馬翩翩來下者余之愚妄亦甚矣哉未幾果聞魔賊輩

林 說 小

曉。曉。喧。擾。聲。殆。詫。余。之。逃。下。者。其。聲。之。怒。鳴。雖。猿。嗥。獅。吼。亦。不。是。過。余。聞。後。  
嗒。然。

同時忽聞有轟然聲接續而來。彈丸下墮。紛紛然若雨雹。而硝煙炮火直迷我目。余不禁驚呼曰。急矣。急矣。誰來解此大變者。乃縮首下視。見此傘雖急下墮。然距塔之屋簷猶不下百餘尺。蒼蒼海水奔騰眼底。且風漸自東而西。次第飛行於女王山之方向。然是處至彼島約二三海里。苟不及十分之一。則我與大傘必隨海波以俱去。爾時覽賊所發之彈丸。早由余之身畔飛越而過。而鎗聲亦頓然息。意彼覽賊其肯縱我乎。殆以余漸降下。彼將自下塔頂乘船追逐。以殲我於海中耳。噫。余運何蹇。而又入此危境乎。

余爾時有死志。無生望。乘大傘以隨風降下。覺眼下淒寂不可狀。距海面僅一二百尺。彼女王山之荒島。遙遙在望。勢不能即。然塔麓海岸已將盡。而覽

大

魔

賊輩之黑面惡相。又突然現於海岸。一時恐怖。膽幾爲裂。忽聞隱隱有聲曰。武田君。武田君。若有人喚余者。噫。其殆慈悲長岡氏之聲乎。乃急俯瞰。見塔之麓處。有一勇敢機敏之長岡氏。徐徐出現於波濤噴射之石磯東畔。余欣然有喜色。將呼號以乞其來援也。而黑面魔賊。又於彼處海岸突然現。揮劍發鎗。狂聲怒鳴而來。距長岡氏不及二町之程。余又戚戚然爲長岡氏危思。我死則於事無損。長岡氏苟喪身。賊手不特雪子無生還。而偵探界之明星。下隕。從此黑暗矣。然長岡氏若無覩也。彳亍沿石磯行數十武。是處有一小江。江中泊有大小船一二三艘。殆魔賊儲之以備用者。長岡氏早縱身躍登其最小之舟。鼓槳急前。遙指余將墮落之海面。破風逐浪而來。然余距海面已不及數尺。而船猶相距數十尺。滅頂之凶。其不免乎。未幾。余與大傘果入海。余本擅泅水術。固無慮其溺斃者。然爲攀緣塔簷。全身力盡。足已疲。手已

小說

出沒波濤。自知無能。竭力游泳。稍得前。幸長岡氏習於操舟之術。直向余處行而呼曰。武田君速攀舷上。其無恐。余身在海中。上下幾不能自主。長岡氏急伸猿臂。捉余襟而上。顧余晒曰。君其憊乎。爾時余自幸得有長岡氏。得不致死。一時快慰。若失路孤兒。驟逢慈母。睞目相顧。不能措一詞。乃取手中所握之蠻蛇及大傘。投擲海中。曰。謝若援我。然今已無用。隨波而去可也。長岡氏若無聞。默不語。余亦喘息安坐。

然長岡氏舟行一町長之海程。時魔賊等亦入小江。乘一大舟。而逐長岡氏之後。至余登舟時。鎗聲已隆然不止。回顧彼舟。八槳齊動。直逐余舟。嗚呼。以此一棹。甯敵彼之八棹乎。幸此舟小。而乘者止二人。彼舟大。而乘者八九人。輕重相較。或不追及。然鎗聲益震。彈丸如雨而來。余乃呼曰。長岡氏其不免乎。余與若其不免乎。忽立忽起。手揮足顫。船亦因之簸動。左右浪幾。入長岡

## 大魔窟

窟

氏正色語余曰速端坐勿妄爲此騷擾終使君安然達彼女王山島若苟懼彈丸之來潛身船底可也安用此叫囂爲余乃復曰余身雖隱君身固猶在也彈中君身與中余身者同余焉忍獨隱而使君身爲之的長岡氏厲色叱曰啐武田君顧猶爲是曉曉而不從余命乎余操舟急渡生死不可知唯任運耳君身不隱又焉用之萬一余爲彈丸所中君其竟余志願出雪子於覽塔其他非君所知也君其速潛無遺厥愆余不得已潛身船底見一彈丸砰然掠長岡氏之帽簷而過不禁急起曰危哉此彈長岡氏復怒視曰令若潛何又出爲速潛余之生死決諸運命驚懼無益焉若豈忘我言乎余乃復潛鎗聲益隆隆如雷震窺視四方見女王山聳於前黑面塔矗於後而船猶在其適中處然覽賊之船相距不遠船首有四五覽賊舉槍發彈彈入海中水波壁立前彈甫過後彈旋來正驚愕間忽一彈適中長岡氏握櫂之右腕血

林說小

湧出不止。余乃顫聲呼曰。噫痛哉長岡氏。欲立起裹其創。一彈又掠余耳而過。追舟益邇。彈益厲。噫。余輩其不免乎。

時正午後三四時。照曜海波之日光忽至此薄暗。仰首望之。則非雲。非霧。遙自隔海之方面而來。蓋女王山之退魔神像。又現空際。長岡氏亦忘其彈丸之創。而窃然自喜曰。得矣。得矣。吾其免矣。回顧。魔賊則鎗聲忽寂。爭棄鎗停櫂。匍匐船底。合掌拜天。若相祈禱。曰大魔神赫赫在上。勿爲此無禮之舉。以遭神譴。故闕如。哮虎之威武。至此而身伏如鼠矣。余不禁呼曰。幸爾迷信俾余等得生魔賊畢。誤於魔矣。長岡氏曰。視余光甚銳似怒。余之妄語者。然鼓櫂猛進。全身之力盡運於兩腕。蓋恐魔城輩之復來逼余者。然相距已過遠矣。卽頂禮魔神之後。仍蹴浪而來。則觸耳之鎗聲洞貫之彈丸。當不復過余前。則空中魔影。不先不後而現於此時。余輩亦當感謝之。未幾。舟已近島。然

覽賊之追舟。仍逐我後而來。距離已不遠矣。

舟甫至島。余卽一躍登岸。長岡氏繼余後。唯見皚皚白砂如積雪。平鋪海岸。岩石峭立。不敢逼視。島之奧。一森林在焉。鬱然青葱。若無途逕。余乃瞻顧四方。曰。若此絕島。當自何處行。長岡氏指森林處曰。向女王山之方面行耳。若無恐。隨余來。余乃處於後。步長岡氏塵。彳亍躡進。路亦不辨其險夷。至行二三町程時。黑面覽賊。亦舍舟登陸。揮劍疾呼而來。余益急奔。蹴岩石。踐枯木。蠶叢鳥道。幾顛躡者數矣。至四五町程時。有一河阻其前。幅雖不廣。而流甚急。長岡氏疾如逾溝。一躍而過。余亦倣之力不能及。墮水中。急緣岸上。然衣已濡濕。狼狽之狀不可言。而覽賊輩。亦輕身若飛。相繼越河過。長岡氏回顧。見覽賊將薄。余乃急促曰。速進。速進。

余彳亍走山道間。道益險。岩石突兀。幾損足趾。舉目一望。惟見山頂摩空。若隻手之擎天。羊腸坂道。峻峭無着足處。而魘賊怒吼聲。直似羣虎逐狼。愈逐愈近。長岡氏導余左行。則見黃乳樹叢雜矗立如帆檣。幹無旁枝。樹杪青葱。團團然若張蓋。余亦無心觀覽。隨長岡氏穿林過林。盡則已達山之中腹矣。

山腹頗平坦。無一草一木着其地。突見有一銅像。聳乎立其前。狀貌獰惡。目所未覩。其身幹頗魁偉。高約數十尺。見之令人悚然。噫。是非頃刻長岡氏所言退魘之神像乎。銅爺王用以驅退諸幽靈者。余睜目審視。渾不覺諸魘賊之逐我後。是真所謂忘情者。

忽聞黃乳樹間。魘賊之咆哮聲。突觸於耳膜。余急發死聲呼曰。大偵探。大偵探。其速來援我。長岡氏前。余十餘武。將達於魘像下。聞余呼救聲而廻顧曰。

速來。速來。其隨我母恐未幾。長岡氏如猿升木。不幾武已達至魔像之首。余仰望躊躇不敢上。長岡氏復促余曰。速隨我上其母恐不則魔賊至將不利汝矣。余迫於魔賊。鼓勇攀魔像足緣而上。至腹部。青苔濘滑。將下墜急攀魔像肩。至達首部。而余力已疲不能勝矣。

余觀此魔像屹立地面。高三十餘尺。首戴王冠。冠頂頗平坦。大可容十餘人。余與長岡氏逃至冠頂。無下墜慮。俯首下眺。見魔賊九人。已集於魔像之足處。面深墨若塗炭。形相之獵惡。恐聚世界人種。亦莫與倫比。然渠等苟亦如余輩之緣像上達。則性命終於不保。其奈之何。心頗戰兢不自持。而魔賊一至是處。羣仰首失色。若恐怖。若奇訝。重足木立。忽置所携之鎗劍。合掌伏地似相祈禱。余大奇之。乃向長岡氏言曰。異哉魔賊之所爲。渠等既如電光石火之追馳而來。不薄我於險。而反伏地以爲祈禱。異哉。果何爲者。長岡氏嘿

小說林

然余又曰渠輩之因何祈禱雖不可知然不敢緣魔像上未始不足以慰余輩憂長岡氏乃笑而問曰若知魔賊所拜者爲誰乎又知魔賊之不敢上逼果畏余輩乎余曰此誠未必渠等拜余果有何益此中當有不可思議之迷信在也長岡氏曰余輩所踐踏弗恤之魔像正渠等所視爲巍巍尊敬弗敢稍衰者所以匍匐地上泥首如搗葱雖以深讐大仇之余輩臨乎其上終不敢跨像而薄我者皆畏此魔像之威靈也豈畏余輩哉余乃領首笑曰天下往往有同一物而時爲致禍之原因時爲免福之道具禍福無門誠不可思議哉此女王山一有此退魔神像而九魔賊之大迷信由此而起雪子美娘由茲而奪余等兩人亦由此而來茲地球極端之窮島遭遇種種生死一髮之危境皆此退魔神像爲之厲階也今臨此絕境而卽依賴此神像以安余身事機之變幻不可謂非奇妙矣長岡氏曰誠然少頃魔賊之祈禱畢怒目

大

魔

窟

齧齒躡躅像下。頻視我兩人。若深恨我兩人之高踞冠頂。莫我如何者。長岡氏覩此粲然。顧余曰。今日魔賊入我轂中矢。我初時發見此魔像。早預爲吾輩金城鐵壁之安樂地。蓋此像之狀貌。與蹁躚空際之神影。若相符合。彼魔賊之敬信崇拜。不難預決。自念身入魔窟。萬一不敵。爲彼窘迫。當遁入此島。攀像上踞。以免一時之危急。今何幸而斯言果中乎。頃離黑面塔時。彈丸飛集。追之如恐不力。及旣踞像巔。與魔賊相距之程。僅上下間數十尺耳。而鐵砲之聲。轉絕硝烟之影。忽滅者非懼我也。懼魔像也。彼以爲對此而用武。是大不敬也。是將以罪譴加我。生前冥誅責我。身後也。故其始來也。如疾風迅電。及旣來茲。則惟耽耽虎視。莫敢誰何。渺爾尺寸之像。頂金城鐵壁。不是過也。君其安意居之。無以彼爲慮。彼不久即將遁。余聆此心中疑懼。渙然冰釋。竊羨長岡氏之思患豫防。而笑魔賊之愚不可及。鼓掌笑曰。妙哉此金城鐵。

林 說 小

壁也。異哉。此無形之金城鐵壁也。彼躡躅不去者。殆將謂我輩踐踏神像。罪惡彌天。神而有靈。必加大罰。不我恕也。流血下墜。轉瞬間耳。拙哉。此奴可笑哉。此奴乃復大聲語。魔賊曰。若見之否。盍來茲。長岡氏急制余曰。君勿爾。若輩果來。君其何以禦之。余乃嘿然不敢言。魔賊仰首凝眺良久。忽發怪聲如牛鳴。殆詈我者。乃唧唧囁嚅。羣向故道而去。

第二十八回 樹上人

余袖手遠眺。覺四邊寂寂。悄無人聲。惟聞九魔賊之足音。漸移於黃乳樹林而不覺。余心始大懼。乃回語長岡氏曰。彼遁矣。無一人留於此。是誠金城鐵壁哉。然露居於此。亦非久計。曷不乘此時。緣像而下。以求魔賊踪跡。所在。長岡氏悄然有所思。若不聞余言者。余促之再三。乃曰。勿爾勿爾。魔賊雖遁。亦不明其踪迹。率爾緣下。君將安之。況此島四圍冷落。闕無居氏。出處之

大

窟

間不可不慎。君其稍安毋躁。勿再爲此輕舉妄動。以致噬臍。余快然曰。然則將如何而可。君宜早爲籌定。不然殆矣。長岡氏交腕屹立。笑而不答。余亦癡然木立。欲籌一出島之善法。顧未得而一日之經歷。浮現於目前。思我自海星丸上陸以來。止八九時耳。親歷之離離奇奇恍如塵夢。我飛下塔頂時。自分身爲藻屑矣。賴有長岡氏之慈航。渡我上陸。而魔賊之追逐。仍接踵至。又賴此魔像。以爲我避秦之桃源。得不死於賊手。今魔賊已去。正可藉此出茲絕險。而長岡氏不以是爲汲汲。袖手安居。竟同樂土。似不得善後之策。不逕離此處者。萬一善後乏策。將一日二日。鬱鬱居此而不去乎。枯立像巔。四無居民。不果鶻鴟之腹。必爲溝壑之填。然距此一二町。非有高榦摩空。青蒼無際之森林乎。果實纍纍。足資數日糧餉。鄉之遊。或可免矣。余當息心靜氣。以待長岡氏之命。然余於是時。所最不堪耐者。渴耳。頃在塔室中飲酒既甚。而

又加以援救雪子姪之騷動。塔頂下墜之險惡。魔賊追逐之危。迫奔走馳逐。趾無一息停。今幸亡命登此。飢火熊熊。益不可遏。蓋地當南洋之熱帶。午後四時。日光爛爛。斜照大地。光明炫燿。不可逼視。而魔像左近。陽光反射。紅於火焰。自遠望之。若項羽之屠咸陽。炎炎之光。直騰霄漢。居其際者。能無渴死。然始猶強爲忍耐。至愈忍耐而渴愈不可支。真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苦者。不得已。引長岡氏之袖。曰。君其救我乎。否則我咽將涸。不能發聲矣。時長岡氏苦心焦慮。不知其用心何在者。聞余言而徐徐答曰。余亦無術。足以解爾渴。願君忍耐之。曰。余忍耐已久矣。若再忍。則余必渴死。長岡氏曰。愚哉武田。天下安有一日不得水而卽渴死者。余聞之頗悵悵。謂長岡氏亦東人也。何不諒人而苛待若是。雖然。余不欲顯違長岡氏。而姑爲隱忍。放眼四顧。安得有纍纍之梅。使我一望而止渴乎。幸哉天不死余也。見距魔像數十武。有

大

窟

一道飛泉。如天空白練。逕直下垂者。乃鼓掌笑曰。美哉此泉。余請掬而飲之。長岡氏急止余曰。是泉含有鐵分。不可飲也。君其少待。請君勿作是想。余固爭之。不可得。乃憤然曰。余之肝腸。渴幾裂矣。見此清冽之泉。余情更不可遏。余決欲掬而飲之。鐵分之含否。不暇計也。願君勿復阻我。我誓欲一飲此泉。中毒隕命。亦所甘也。長岡氏知不可沮。乃曰。君必欲飲。余亦何敢絕阻。惟一掬已足。請勿多飲。飲畢。卽來。勿忘魔賊之恐怖人。余喜躍不自禁。曰。君無怖。余不遠離也。語畢。卽攀像而下。捷於援猱。來泉側。覺噴珠濺玉。清冽無比。急掬手飲之。味酸且苦。不堪飲。長岡氏多含鐵分之言。信非誣也。然渴仍不可抑。惆悵而返。情又難堪。惟漠漠荒島。無物可以解渴。正躊躇間。見距此一町許。有一林。高矗天空。蔚然青茂。樹杪碧葉。團團如張蓋。果實纍纍。若林檎然。是蓋魔賊追逐時。所經之黃乳樹也。見之。不啻彌瑕。餘桃。仲子半李。旣接諸。

目甯肯舍之。乃遙覘長岡氏。欲窺其顏色。以爲余決。則見長岡氏屹立冠頂。向余望。且麾余歸。曰不速歸。恐召禍。然余計必得而食之。乃已。四圍瞻顧。覽賊形影。覓然不見。於是遙語長岡氏。曰君稍待。余去此卽來。語畢。倉皇走出。惟聞長岡氏疾呼。曰勿爾。否則危矣。余且奔且走。若無聞者。不幾時。卽達林薄。則見樹無旁幹。端之碧葉。團團如張蓋。余乃攀援而上。一一摘其果。藏諸囊。時喜不自勝。一摘再摘。若欲盡此林之果實。而後快。雖在荒島。不以爲意。長岡氏警余之聲。直如充耳。未幾。忽聞長岡氏呼。曰武田君其速來。武田君其速來。語音激急。似非常聞者。乃乘高四望。不覺血沸幾瀋。直逼胸臆而來。

第二十九回 深山之船

吁。危乎殆哉。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矣。蓋黑面魔賊。睞睛屬余。自彼麓疾驅而來。余覩此若獸遇獵犬。有不自知其殲斬者。思欲緣樹而下。暫避賊鋒。然

大

窟

九魔賊已爭先入林。至余處僅轉瞬間。緣下而適爲若輩所捕獲。似非計之得者。不得已行下三四尺。擇其最高之枝攀之。疾上。然魔賊咆哮之聲。已喧傳樹下。耽耽環視。有必欲得余而甘心者。未幾。果有三四人緣幹而上。余急登最高之樹杪。取出手鎗。轟然一發。雖不命中。幸一聞鎗聲。紛然潰散。手鎗甫收。而羣賊又登幹上。上而復擊。擊而復散。而魔賊之心。終不死。仍先後至。嗚呼。余之生命。其可恃一手鎗而無患乎。恐彈丸告罄。而魔賊終不可退。遙望長岡氏。見其木立冠上。愀然有思。殆籌救余計略者。余至此不覺銘感長岡氏之心。益勃發不可止。蓋先時余身自危。塔下墜。幾墮荒海。賴有長岡氏出余絕險。俾不至爲海中藻屑。此恩此義。感佩莫名。彼之命令。在余初志。萬萬不敢稍背。不期渴之一境。相逼而來。遂至身墮霧中。曠曠失措。忘其訓命。拒其諫阻。貿然來茲。以陷於生死一髮之危境。果誰爲爲之。而孰令使之乎。

人之遭遇困苦。或者可以委天任運。惟余之無端而來。招茲魔禍。夫亦何尤。  
 謬曰。自作自受。非余而誰。然此時不幸之中。尙有大幸者。魔賊輩迷信過深。  
 猶以此林距神像不遠。不敢發一鐵砲。不然。以一手鎗敵九鐵砲。其何能免。  
 是亦不可不謂幸福矣。余與魔賊相拒約半時許。余固不勝其煩。而彼亦莫  
 可如何。暫少退息。團坐林間。有揮手相語者。有捫胸籌思者。有仰首矚余者。  
 有高談雄辯。口角流沫者。側耳遠聽。不審絮絮作何語。未幾。一人忽拍手狂  
 呼。卒然起立。餘亦皆隨之起。其間五人向麓下行。四人仍走近余處。環立四  
 面。不迫余。亦不縱余。若惟防余之奔逃。而竚足以候同類之歸者。余至此益  
 焦然粟起。不審彼又將以何術窘余者。乃回顧長岡氏。見渠愁眉雙鎖。塊然  
 獨立。遙對余而歎曰。武田君事急矣。若之何。復俯首凝思。余亦莫知所措。時  
 夕陽銜山。白雲冉冉。自女王山中腹飛渡而來。荒島寂寥。不可言喻。長岡氏

大

魔

窟

峭立魔像之冠頂。余踞坐樹杪。而四魔賊環而伺我。四圍寥寂。悄無人聲。越一時。忽聞有嘈雜之聲。起於山麓。長岡氏愕然遠聽。余亦傾耳聆之。覺語音囁然。足音跴然。如行舟過灘。有多數絳夫。拖之而號呼者。又如山中運車。不辨道路之磣確。而作顛簸之聲者。噫嘻。異哉。此聲也。胡爲乎來哉。未幾。聲益近。急登樹杪望之。見先時同去之五魔賊。曳一小舟。徐徐由麓下而上。而此四魔賊。一見渠等之來。鼓掌歡呼。羣趨而前。以助其負者。不一刻。舟已至林。余自樹杪細審之。蓋此舟非他。卽余與長岡氏由黑面島乘之以來者也。余見此週身血皆冰冷。而訝魔賊之計之毒也。最可怪者。內有一魔賊負一大鋸。逐諸魔賊之後而來。如將有大工作者。湏臾。舟已達余近處。而大鋸亦橫陳地上。噫。是何爲者。

余此時。瞶瞶不啻。身墮五里霧中。而莫知所措者。羣魔賊。譁呼喜笑。且有仰

小說

首瞻望。譁然失聲。以余爲嘲笑之地。余更爲之駭愕。惟恨蒼蒼者於生我時。何不予以兩翼。俾得破空飛去。卽有弋人。亦何足慕。正驚顧間。忽見羣魔賊曳舟稍近。側伏地上。而負大鋸者。亦挾鋸偕來。蹲坐舟底。餘二人。亦相繼入。羣魔賊之譁聲。益如雷動。而我之生命。恐益危。未幾。果見執鋸者。向我所託足之樹根。用力鋸之。蓋欲斷此樹。以捕獲余也。余此時。爲巢幕之燕。身之下墜。不過轉瞬。欲拒以手鎗。則魔賊以舟蔽體。雖竭我彈丸。亦不足洞其胸腹。欲爲將伯之呼。則又以此慘澹之境。闐無居人力。竭聲嘶。有誰來援。卽彼長閻氏。亦以救援無計。愛莫能助。噫。身死魔賊之毒手。骨暴天南之窮島。事殆前定。余復何言。一念及此。生平意氣。隳落盡矣。乃蹲坐樹杪。一任魔賊之所爲。一鋸再鋸。拉風摔雷。與魔賊跳叫之聲。若相唱和。未幾。鋸聲益厲。樹益岌岌動。俯眎地面。岩石峻嶒。無在不足碎余軀爲微塵者。又無幾。樹漸傾。而剝

啄之音。連續不已。忽聞轟然一聲。如天地之反覆。如山岳之崩塌。而羣魔賊亦同時狂叫。譁然欲沸者。噫。樹其倒矣。余果何如。

幸哉。天之不余死也。余以呼吸垂盡之肉體。託諸樹杪。樹崩則肉糜。亦意中事耳。何期枝葉蔚茂。竟足爲余之茵席。俾余體不至與岩石接觸。而僅擦傷面頰者。又非余之初念所料及此乎。身旣不死。乃猝然躍起。將欲爲脫樊之兔。奈羣魔賊又接踵至。攔余首。且緊縛余身。余力爭之。不得脫。乃回顧長岡氏。正如離鳥之被鷹擊。猶依戀其母鳥而望其來援。此時情景。在事後始能道之。當時固不自知也。余見長岡氏覩余被縛狀。至不忍。忽而睜其目。握其拳。突然自魔像上緣之而下。渠殆將來解余縛者。余乃不禁顫聲呼曰。大探偵其無來來則危。將同於余之被縛矣。願君安居無恐。善籌救余及雪子姫之計略。長岡氏其無來。此時長岡氏之得聞余言與否。皆不可知。惟見彼攀

林 說 小

像而下而四五魔賊復追蹤至彼處長岡氏不遁匿亦不抵抗甘然束手就其縛羣魔賊挾之以來余旁。

余於此時心緒轆轤如車輪思長岡氏何所取而受茲束縛然其怡然安受諒非無因特余之識淺不能測度耳長岡氏旣來余傍余見之哽咽不能言長岡氏亦僅以最微弱之音語余曰武田君前之失算請勿復言此後之手段非常奇妙余可訴君一聞之余不審彼所謂奇妙之手段是何手段者然余於此時亦卒卒無暇問其詳。

爾時最志滿意足而得無上之快樂者諸黑面之魔神耳旣得達獲余之目的又不勞而獲長岡氏魔王大敵一時悉縛正如射者之發一矢而得雙鷹宜其笑容溢於黑面也余與長岡氏瞑目不語任其彼此玩弄宛轉地上如蹴踘未幾有二三人負一長樹枝自森林中來用以畀余與長岡氏者秋獵

歸時將所得鹿豕諸獸。纍纍貫矛首以誇武力者。何余與長岡氏之不幸。而下儕諸鹿豕類乎。然魔賊固何所恤。悍然荷杖之兩端。畀我二人以出山麓。

第三十回 海底之牢獄

時余與長岡氏。縮首歛足。不敢稍動。蓋以避岩壁之觸損也。然黑面魔賊。且謹且走。如擔輕物。步履偏崎。時有所觸。痛楚不可言。狀數分時。始盡女王山之麓。而達於島岸。我等所泊之舟。已爲魔賊曳之上陸。惟見汪洋一片。荒磯濺沫耳。循岸行數十武。見有一大舟。空無一人。橫繫磯左。殆爲魔賊初時之追舟也。魔賊果陸續登舟。置我兩人於船底。魔賊遂力櫂。仍向黑面島而來。

余與長岡氏。伏身船底。手足拘攏。不得稍動。渡海時之景況。微特讀我書者。未由懸揣。卽余兩人。亦一無所見。惟聞水聲淙淙。與船舷相衝擊。後舟泊魔

塔下。魔賊復昇余兩人上岸。沿塔外壁行。歷間道穿石門。始達一室。余啟目微窺。四壁峻嶒皆石。中有一床。悄無人居。是卽雪子姪所奄奄掩臥。而我所乘醉爭鬥處也。惟床帳空存。佳人何在。苟不得其踪。余兩人其奈若何。雪子果乘機而逸乎。抑爲魔賊挾之以囚諸別室乎。一念及此。心不覺突突躍然亦不敢言。

魔賊旣昇。余兩人入室。鬨聲忽起。有躡余足者。有撮余鼻者。有遠望不已。而又近玩者。有作一紙線來伸入余之鼻孔者。種種惡戲。類於貓之捕鼠。不遽噬之。而先弄之也。長岡氏悄焉凝思。若不自覺。余則怒不可遏。念余輩何人。能爲若輩之玩物。任其調弄者。不得已。睡其面。魔賊怒余之無禮。將舉拳掌。余頗長岡氏急呼余曰。愚哉武田。小不忍必亂大謀。是果何事。竟悻悻然不能暫忍耶。愚哉武田。余聞長岡氏之言。知渠必有深意存焉。頃以拒彼忠言。

大

窟

致罹此禍。一之爲甚。其何敢再。乃赧然垂首。置諸不較。在魔賊怒猶未平。虐余不已。余憤火中燒。囁齒不言。惟期此仇。恨得早日報復。爲所願耳。

魔賊輩戲弄既久。略有倦意。乃握余兩人襟領曳之而行。長岡氏任其所之。不少抵抗。余亦默不一語。羣魔賊前引後督擁之出室。經余所醉麥酒毀肖像之室。仍渡浮橋。大理石女神之像屹立如故。復登石梯。一如頃達塔頂之逕。忽一屏闌然洞開。屏之內有一長廊數丈。狹不容二人並行。至長廊盡處。始稍廣焉。惟前與左右。皆圍以堅壁。若前途已盡者。前導之魔賊。至此忽審視壁間。至再至三。乃於橫壁微叩數下。忽有海風冷冷然。直撲余襟。砭人肌骨。是果何自而洩於此乎。正驚愕間。而足底之板。又岌岌搖動。砰然一聲。板忽下陷。余與長岡氏亦隨之俱陷。如一指掩目。頓不見眼前景狀者。闇黑之中。無可記載。惟覺入此炤。屏係一石階。魔賊仍挾余下。歷級而降。約計之。不

林說小

下二百級。級盡處。冷氣逼人。陰森可怖。而黑闇更甚。有伸手不見五指者。知此處入地已不淺矣。魔賊復曳余輩行十餘步。忽止。有一人自腰間出鑰。將啟其鎖。未幾果有一石扉開。魔賊卽力推余輩入。余知非生地。急欲旋踵而石扉已橐然闔矣。且下鎖矣。魔賊等復相譴相呼。仍由地底之間道以出。嗚呼已矣。余其爲陷阱之虎乎。余不死於塔頂之下。墜海磯之荒浪。而將死於地底之牢獄中。南天荒島即死亦寧。有人知上帝實眞。瞶瞶耳。使若輩魔賊得據此窟穴。以害生民。而驕其毒餸。是眞不可問矣。時長岡氏悄無一言。而余聞魔賊足音已漸遠。屬垣之耳。可無慮矣。乃發微聲曰。長岡君安在。大偵探安在。長岡氏亦以低聲應。余且以手探余側。余爲之一大驚。

長岡氏非與余同爲縲絏之人哉。何意曾不轉瞬而已爲自由之身乎。是果何術而得此。乃曰。不圖君已脫郤束縛。君誠大偵探哉。長岡氏低聲答曰。脫

大

魔

之何難。旋爲余解除繩索。余乃大喜。拘攀已久。至此始釋。不啻人民久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一旦而忽得自由。歡喜愉快。有不可勝言者。急起問長岡氏曰。是何所者。何闇黑乃爾。長岡氏答曰。吾所言之海底牢獄。君猶憶未。余復大驚。蓋海底牢獄。世界有名之第一恐怖境也。乃曰。是處卽爲海底牢獄乎。語音細而顫。長岡氏曰。然。在昔銅爺王所設之以處反對者。忠臣義士之懷讒負謗。葬身於此者。蓋已不可枚舉。幽闇愁苦。慘無天日。吾輩之被囚。正意中事耳。惟所立之處。下於地面且數百尺。石壁之外。漫漫蒼海。君其聞海波觸壁之音乎。余聞之果然。覺此淙淙之聲。入諸耳膜。若罪人之聞宣告死刑者。愁情惡念。交并而來。思此牢獄距海水僅一重石壁。壁間設有一堰。堰苟一開。海水即泊泊而入。昔惡王所用之死囚人者。今我輩不幸陷身是間。微特所謀不果。且將逐忠臣義士之後。而永作波臣者。余之生命。危於風燭。

矣。

小

說

林

然死灰之中。猶有一二星火。未曾泯滅者。長岡氏之舉動也。當余被執時。長岡氏猝下魔像。同來就縛。去安全之處境。忍入此陰森之牢獄。是必有深意存乎其間。且向余言。此後奇妙之手段。亦不審其奇妙何在。今又以吾輩被囚爲意中事。若預期其被捕者。綜其言行。雲譎波詭。諒非無因。惟余鈍根人。殊不識。是中奧窔耳。乃往來腦際。凝思片時。長岡氏忽握余腕而問曰。君於余之舉動。曾思得其故否。余曰未也。惟君於僕被執時。尙得安立魔像。徐籌援余及雪子之計略。今若是。是何爲者。君能爲我一剖之。長岡氏曰。請君勿疑。我於此固籌之審矣。此事遭際大違。初衷千挫萬折。以至於此。此匪特君之咎也。殆亦運命使然耳。余於君之被捕時。雅願置身事外。徐圖補救。惟荒海孤島。適將安之。不如同入牢獄。或者有一縷希望。咄嗟之間。此意立決。余

大

之束手就縛。正爲此耳。至此後計略雖有端倪。惟成事與否。尙難豫測。不審蒼蒼者之眷顧何如耳。語已。俯首蹙眉。蓋惟恐其行之無效者。

余聆此言。不覺赧然汗顏愧悔無地。念此事之千挫萬折。全余一人輕躁之過。卽幽囚牢獄。夫亦何尤。乃長岡氏爲余與雪子姪二人不辭縲紲。不惜身命。同囚於奇暗之牢獄。其深情高義。寧止薄雲霄而已。感激之心。與悔恨之心。一時紛起。欲出一語以謝長岡氏。正不知若何措詞者。瞠然相視。嘿爾無一詞。

### 第三十一回 雪子其死乎

沈淪九淵暗無天日。亦人世間之夜臺也。余與長岡氏相對無言。覺四圍岑寂。惟聞壁外波濤奔騰澎湃。與已肺葉之震震作響耳。正寥寂間。忽聞有人動作聲。長岡氏急奔赴聽之。余亦迴首而觀。若忘其爲暗室者。長岡氏忽銳

林說小

聲呼曰。武田君其快來。武田君其快。携燈火來。余若夜半捕賊。暗中摸索。不辨其路之高低者。且奔且語曰。來矣。來矣。燈火果在何處者。長岡氏曰。在余衣袋中。君探當得之。余至長岡氏身畔。急伸手。探渠衣袋中。果得一值。探所用之秘密燈。形正方。大不過二寸。發火自然。風水不滅。余得此大喜。急拈發火機。橐然一聲。火光迸發。奇暗之中。得此光亮。目幾爲之炫。光之所向。照徹一隅。見長岡氏緊抱一婦人。面色慘白。若垂死然者。噫。是果何人而死於此者。

余急就近諳視之。見鬢髮散若飛蓬。披垂肩。左雪白裡。衣略染泥塗。目瞑唇白。而兩眉之間。尤蹙蹙如訴苦况者。余號呼之曰。嗟乎。雪子。何至此哉。其身寂不一動。余乃撼動而呼曰。雪子愛娘。雪子愛娘。吾輩來此以援爾。爾其知之乎。力竭聲嘶。仍不一應。而其生平美麗之姿態。已如花遭風雨。無復有存。

大

魔

窟

偶觸其頑冷若冰雪無復有蘇生望者至此乃不禁失聲哭曰哀哉雪子吾輩來此止爲卿耳卿何不幸而終死於魔賊之毒手使我二人之熱望付之浮漚天乎人乎哀哉雪子余輩不能早入此獄援卿生命皆余之過余負卿矣且哭且語涕泗交下不覺浪浪已滿襟袖矣長岡氏旋伸一手扣余肩曰甚哉武田君之愚也請君暫息哀明聽吾言於此海底牢獄發見雪子僕亦預計及此今幸如願以償不虛所望是殆天幸從此保護雪子出此魔塔安返本國自是急務何反鰐鰐然作此啜泣爲余乃言曰雪子一生如此結局美人薄命至斯極矣余焉得不悲語至此淚落如繩聲亦哽咽復曰長岡氏余與君茹辛含苦來此魔窟者無他援美人生命也今雪子已死大辜所望然坐視魔賊之戕賊同胞抑亦何忍誓當礪我牙摩我拳生捕此九魔賊食肉寢皮上以除世界之大慘次以復美人之深仇下以洩一己之私忿庶足

林 說 小

顯。東洋。男兒。之手。暇。而余。兩人。亦不。虛此。一行。君其。謹我。言乎。長岡氏曰。余謂君愚。君誠愚也。語時。目光炯炯。周視石壁。若暗有計畫者。繼復迴視雪子之面。而正色告余曰。武田君。殆謂雪子已死乎。其實固未死也。余轉爲之驚愕。曰。天下烏有生人而肌膚冰冷。寂不一動者耶。君言實滋余惑。雪子果未死乎。長岡乃捉余手。置雪子胸前。曰。心臟之躍動。君其覺未死。人心臟。曾若是乎。余觀雪子面目。已不類生人姿態。長岡氏所語。或者不實。手試接之。躍躍不已。惟面色已慘白如死。而心臟又復生氣勃勃。是中原理。實難索解。余垂首沈思。百不一當。久之忽憶魔賊。有所謂夢中生活者。雪子得母墮此術乎。不則何至於此。乃以之間長岡氏。長岡氏曰。然。

夢中生活。一魔術名也。初時雪子被虜。侍女阿梅曾墮此術。化身如石。不生不死。吾已具述於前。讀吾書者。當早審之。今雪子何不幸。亦墮身於此。然不

大

魔

窟

致殞生亦幸甚矣。時長岡氏乃語余曰。武田君今二十世紀之世界中尙有此大魔窟。魔賊得憑之以爲城社。施種種魔術。是豈恒人意計及此。夢中生活。君固知之。可知雪子之奄奄一息。狀若陳尸者。特失感覺於麻醉劑耳。性命之虞。自可得免。不越數日。當復爲絕代佳人。君其屈指以驗余言。余大喜過望。乃曰。得如君言。於願足矣。惟至蘇息後。恐姬姜顚頽。無復前此妍媚也。長岡氏笑曰。吾今乃知君之愛雪子者。非愛雪子也。愛雪子之妍媚耳。雖然。君亦勿慮。蘇息時。不特姿色如故。卽氣體之壯健。亦不少減。余應曰。是固良佳。雖然。余兩人在斯牢獄。不啻斷頭臺下之囚徒。束手待斃焉耳。今幸於此。得見雪子。自必出此魔窟。始慶生全。惟四圍石壁。黑暗如漆。何由而得生路。君其籌及之乎。長岡氏深贊余言。猝然問曰。武田君星冠之玉。猶在乎。余聞言形頗失措。急伸手入衣袋中。乃曰。險哉此玉。幸未失也。君試觀之。出寶玉。

林說小

以授長岡氏。長岡氏載諸掌上。瞪目審視。旋莞爾微笑曰。此玉不失余輩其生還矣。又曰。雪子生命終可蘇息。今之奄奄垂斃。由若輩之魔術使然耳。魔賊以強健活潑之美人。而使之感覺不靈。形同槁木。其魔術之力。亦不可謂不猛矣。然能抵抗其力。使之失敗者。厥惟此星冠之玉。今幸完好如初。余輩不死矣。君其知之否乎。余曰。愧余腦力薄弱。懸揣何從。惟訝此玉之力。抑何猛烈若此。長岡氏曰。星冠之玉。余已屢言。其價值之寶貴。甯止連城。諒君亦知之審矣。彼黑面賊。雖擅有種種不思議之魔力。而欲抵抗之者。舍此玉外。無他物矣。是誠不易得之寶也。余輩逸出魔窟時。小有戰鬥。余兩人敵之。有餘固無藉此寶玉也。萬一至不得已之時。竟與魔賊肉薄血戰。則必拋擲此玉。以抵抗之。勝負之分生死繫焉。君其鄭重視之。余乃撫掌稱快。

第三十二回

大

魔

窟

余當時稱快。自今思之。何快之有。蓋余爲海底牢獄之囚徒。晝夜奇黑。陰森逼人。獄外又波浪漫天。噴珠濺沫。留則爲獄底冤魂。出則爲海中藻屑。逸出之事。良非易易。至今回首。猶覺駭目動心。則余之稱快。不過一時快耳。時面色蒼白。半生半死之雪子。忽生氣激復。倦眼微開。一見余與長岡氏。依依在側。嫣然若笑。未幾眼復閉。一切如故態。長岡氏顧余笑曰。雪子之麻醉不甚重也。余乃以手加不額。冰冷如前時。不覺隻眉深鎖。恐不復生。然長岡氏之言。度不欺我。余因之有所疑。長岡氏若審余意之所在。乃復曰。雪子之麻醉甚輕。我度不過三日。必可甦矣。蓋若輩魔術之力。因人而異。有三日而蘇者。有一旬以上而蘇者。其効力之異。突由軀幹之強弱。今雪子氣體既屬壯健。血液又頗純潔。三日後必可甦也。余注視雪子之顏。而徐徐言曰。三日而蘇之期。果可必乎。長岡氏曰。可必。可必。復注視余面而言曰。吾輩冒千險萬難。

小說

入此魔窟。得覩雪子。殊出意外。雖慘白如死。而蘇息之期。亦正不遠。未始不爲天幸。然楚囚相對。不思逸出牢籠。遠彼弋人。甯豈善策。武田君於意云何。君於此事。雖經困苦。然智識上之利益。所增不少。度必有善策以處之。余聞之。赧然變色。莫可置答。徒頷首耳。此時情景。可笑亦復可憐。若無長岡氏之智勇兼備。余其終老南天矣。

時長岡氏覩余狀。並不追詰。卒然起立。隻手抱雪子而言曰。然則余輩行乎。余愕然曰。行將何從。蓋此牢獄。四周皆堅且厚之石壁。雖極大砲彈。不能洞穿。兼之壁外怒濤噴薄。一片茫茫。非有天魔神鬼之手段。不能出牢獄一步。長岡氏有何能力而出此。然亦不敢問。恐長岡氏笑余智短也。長岡氏行二三武。取余手中之秘密燈。高擎仰矚。余亦隨其後。見是處石壁。純是黑色角石所疊而成。形雖攀礪。頗堅固。歷數千年。曾不少壞。惟暗綠色之蘚苔。纖纖

滿壁耳。

大

魔

窟

余此時忽見諸黑石間。有一石橫約三尺。縱約四尺。色稍異。面較平滑。蘚苔亦較微。余指示長岡氏曰。君見此石之形色。有異於諸石乎。長岡氏曰。然是水門也。是亦黑面塔中奇異之一也。昔銅爺王所設以處死囚徒者也。王以積不相能之囚徒。投茲牢獄。乃使人浮海來壁外。開此水門。海水倒入。勢如瀑布。獄中囚徒無有倖免。故此水門之斷送生人者。甯可枚舉。余益愕然言曰。然則此水門固萬不可開。一開則余等三人必續諸囚徒之後而死矣。長岡氏曰。水門之不可開。固也。然魔賊先置雪子於此。後又投余兩人於此。則其居心。猶銅爺王之心也。安知不自外來。開此水門。俾余輩作波臣之事乎。余不覺身爲戰慄。乃曰。事固可慮。將何法以免之。長岡氏悵然若有所思。久乃言曰。一至其時。海水進入。勇者失其勇。智者失其智。任爾壯健。亦無倖免。

小說

其必葬身水中斯已耳。語至此復低聲語曰：求免之策有一焉，惟不審其有效否耳。請君爲我決之。余度獄囚之所以不免於水刑之慘者，因水門開時海水噴薄而入獄，因驚極倒身床上，水自上部衝擊而下，勢何能遏？欲起則力不可支。欲避則天地踴躇，周章狼狽，未從呼籲，至水滿牢獄，而此身已作藻屑矣。若於海水初入時，妄擇位置，則水力雖猛，或可免其衝擊。君能計及此否？依僕思之，水門開時，海水涌入，然自高處飛下，勢必傾斜，而水門之下必無衝擊之力。而門之高度，高於床者五尺餘，而畧等於吾身之長。海水初入，具有大海之壓力，與海水進入之勢力，噴薄而下，逾於瀑布。吾等於此時稍一躊躇，必奔避不及，而爲所掀倒。故宜預有成算，俾臨時不至顛越。君其記之勿忘。水門一開，吾輩即倚門下之石壁而立，則海水自頭上飛越而過，激損自可無慮。汨汨不絕，水面漸高，至高達水門時，而外來水勢亦漸緩弱。

大

窟

我等乃於此時上攀水門。潛爲游泳。以出此牢獄。不審此計君謂何。若余拍掌笑曰。妙妙。君真有智囊哉。長岡氏曰。猶未盡其妙也。請君續聞之。乃復謂余曰。君之鼓掌而笑。殆謂余等逸出水門。而生命遽爾得保耶。不知憂正未艾也。水門之外。海水蒼蒼。而又有魔賊輩。伺於水門之左。泅水而出。殊非易事。况今日爲七月十四。正明月照海之時。幸而陰雲漠漠。月影糲糊。或可逃魔賊之眼。萬一皓月當空。則必伏身水中。潛渡而出。無爲若輩所覺。而後可大凡從此至黑面塔下之海岸。時約二三里。爲程尙不甚遠。如天之福。得登彼岸。當卽乘來時之渡船。連夜出海岸。以達於海星丸汽船之停泊處。若余等逸出時。不幸見覺。則亦惟鋌而走險耳。僕肩雪子以前行。而君爲殿焉。進退行止。惟余所命。顧君勿再蹈前此躁妄之覆轍。以敗乃公事。語未已。忽聞壁外之浪聲。淙淙中復有一片跔然之足音。以震鳴於獄底。

### 第三十三回 速戰速戰其無憚

小

說

余與長岡氏談論間。聞有足音。自水門左近處而來。余頓驚愕。幾於不知所措。而長岡氏側耳聽之。輕語余曰。來者必魔賊也。武田君趣來此以避之。遂抱此夢中生活之雪子。趨至水門之下。倚壁而立。余亦隨之立壁下。少頃。足音忽止。而水門搖動之音復續續起。余此時心如懸旌。飄蕩不已。猶默祝海水之不予以侵者。未幾。礪然一聲。海水噴涌。如百道飛泉。交逕下瀉。勢不可遏。又如黃河之水。來於天上。奔流倒海而不復回者。其色則如白虹之下。飲獄底。其聲則如戰士之寶刀摧折。鏗鏘鏘鏘。直向對面之石壁。衝擊而下。猛烈之狀。不可方物。余稍仰而觀之。則水綫通越頭上。類於玉橋半架。而余輩正伏身橋下者。未幾。獄內之水量漸增。始沒余脰。繼達余腹部。至後。遂超余肩。而駸駸乎有滅頂之凶矣。幸衝入之勢。至此已弱。不復如前之一瀉難回者。

長岡氏與余。乃力自水底上浮。則見獄內水面高等水門。然猶汨汨而入。如江河之水。朝宗於海者。長岡氏回顧余曰。願努力速出。不則殆矣。乃抱雪子於肩。泳出水門。余亦逆流潛渡。隨之而出。

水門外卽海耳。怒濤噴薄。聲如萬馬之奔騰。潛行數十武。乃出首水面。見長岡氏前余數尺。亦探首出水。所幸者。不辜長岡氏之希望耳。白雲滿天。海水無色。四圍漠漠。惟見海之彼處。烟焰飛騰。如大工場之烟囱者。即余輩頃演活劇之女王山也。巨浪滾滾。身爲浮沈。回顧黑面塔高摩天空。陰森可怖。塔麓之巖石上。隱隱有一三人影。往來不絕者。卽黑面之魔賊也。窺其舉止。若以爲余輩已作獄底冤魂。無復他慮。而烏知已翛然逸出者。吁。何其幸歟。距余數尺之長岡氏。默不一語。排浪而行。余亦努力逐其後。見有海岸隱隱。長岡氏招手示余。向余点首以應。然所見之海岸。猶是沿塔外廊之海岸也。

距水門左近之魔賊。僅指顧間耳。若一敗露。則魔賊必來逐余輩。前此計畫等諸水泡。良可虞也。乃私自祈禱。且泳且祝曰。慈善之上帝。其勿相惡人。俾瀕吾輩於死境。

斯時風聲雜入浪聲。砰砰訇訇。音回島岸。淒然可聽。若上帝應予祈禱者然。果也。得避魔賊之視綫。而達於彼岸。上帝誠相余哉。心始釋然。默謝不已。及至岸傍。仰視島岸。高若城垣。其側石筍嶙嶙。尖銳無倫。彷彿劍樹刀山。萬難插足。長岡氏肩負雪子。如猱升木。不數分時。安然抵岸。抑何神勇乃爾。余乃躡衣以上。攀巉岩。履蒙茸。探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距水面已數尺矣。然兩臂疼痛。殆不能支。此軀殼兩足。破裂血痕隱隱。力竭氣喘。安得一息足處。以稍休憇乎。距岸已邇。半途中止。壯夫不爲。此念一起。豪情頓發。奮身躍上。思欲一蹴而幾。烏知天下事。有非可強致者。有幾許材力。乃成幾許。

事業。稍一躡等立見覆敗。余足甫躍上石角小且滑。偶失重心。而此身已如蘋果下墜。復入荒海。此時恐怖之心。突突亂躍。使我靈魂幾離軀殼。讀我書者。至此必曰武田子其死矣。

斯時倉皇失措中。若有明神詔。余促登海岸。不顧手之創痛。足之血注。仍若前之出死力以上攀。長岡氏懼。余復顛。亦俯身挾余上。余乃得登岸。此時浮雲四散。明月在天。光照海面。灑灑金波。如百萬玉龍。海中戰鬥。銀鱗点点。隱現不定者。初。魔賊輩聞余墮水聲。已譁然四起。視綫爭集。至此見余輩滿身涼月。高立海岸。乃益狂呼。聲幾爲沸。長岡氏見事敗露。急負雪子。沿塔外廊行。急於疾風。余亦隨之奔。經一小時而余疲極矣。稍一回顧。則見九魔賊手執燃着之松枝。奔馳而來。熊熊燭天。明於白晝。長岡氏旣負雪子。而余又疲勞已極。禍難之避。其道何由。未幾。魔賊之聲益近。而松枝之火。光燭天闇。寒

林說小

冷之刃。銳若冰雪。其咆哮之聲。震響於寂寥之山谷。水濱而益厲。耳目所接。悽惻至不可狀。余乃呼曰。勢急矣。若之何。長岡氏曰。急行急行。無多慮。乃歷岩陰。踰險崖。至荒磯之邊。是處也。卽余與長岡氏由此上陸入塔。而爲幽靈門之海岸也。前此寄幽靈門。經隧道。入魔塔。今幸自塔奔出。而復歸此處者。殆由天定使然。覺四圍絕壁。岩石之矗立。如丈八金剛。森然逼人。幽靈門之石碑。與異狀之穹廬。依然屹立。卽深無涯涘之水泉。亦幽咽聲吞。心爲惻惻。前之距今。僅數時間耳。而憂樂萬端。層出不已。人事洵難逆料哉。然在當時。固不計及此。惟冀或得生路。以免魔賊之追斯已耳。

余迫於魔賊之窮追。幾無倖免。放眼四顧。惟見磯邊有一小舟。滿載月光。浮沈蕩漾於銀鱗明滅之波濤中。得此若苦海之獲慈航。寧忍舍此弗顧者。急奔其前。欲奮身躍下。長岡氏忽自後來。急牽余裾。曰。若欲乘此端舟乎。吾未

大

魔

審若意之所在。余曰。無他。欲遁耳。長岡氏曰。愚哉此舉。君不見若輩之窮追。非有必得余輩之狀乎。若乘此而遁。寧不泳水而來覆余舟乎。余輩若復見捕。補救從此無術。而先後希望亦永絕矣。愚哉此舉。余不願焉。余聞言大辜。所望私計。得此不遁。更有何術以濟其後。余乃問曰。然則果如何而可。長岡氏語未及答。而短刃明火之九魔賊已突現於眼前。長岡氏乃決然大呼曰。武田氏其奮戰。無以生死置之懷。速戰速戰。其無憚。魔賊等揮刃直進。光晃晃如電。長岡氏負雪子。而前後左右捷若飛鳥。以避其鋒。余亦急出玉鎗。捩機不聲。頓悟頃在女王山中。彈丸已發聲。無一存者。不得已。乃奮生平敵三十人之武力。擲擊一魔賊。面破鮮血迸射。負痛欲退。余躍起蹴之倒。乃急奪其手中刃。以禦敵。

魔賊見余蹴倒一人。怒聲狂吼。捨長岡氏爭來擊。余左抵右抗。刃刃相擊。

林說小

厥聲錚然。遠震岩谷。聞之悽絕。惟以一敵八。衆寡懸絕。身已負痛。力漸不能支。躍出戰線。冀得少憩。惟覺松火之明爛。天荒浪之聲。觸磯如憂玉。一輪皓月。高懸天中。情景之幽寂。真莫可彷彿者。乃向岩陰。沿穹廬而奔挺而走險。不辨高下。至幽靈門石碑左近。氣喘力竭。神經爲昏。忽聞一聲疾呼曰。後者危。趣留意。余始如夢初覺。知聲爲長岡氏之聲也。望後則有深無涯涘之泉。冷冷然處乎其後。隱然見一人影。映入泉面。仰首遠望。見泉之南。穹廬之頂。長岡氏在焉。右手抱雪子愛嬾。以視余戰。余恩孤高若此。之穹廬得容長岡氏。挿足。何神勇乃爾。遲疑間。而魔賊亦接踵。至於是振臂一呼。復與決鬥。深夜闌寂。惟聞白刃相交聲。與步履雜沓聲耳。再接再厲。未始不爲劇戰。奈此魔賊蠻力不屈。正如羣狼逐羊。有得此而始甘心者。余正失抵抗力時。而長岡氏忽又自穹廬頂而呼曰。武田君。趣投星冠之玉。武田君。趣投星冠之玉。

其聲甚銳。直入余耳。余頓憶此玉有救援余輩之神力。而若此劇戰。不可不謂大奮鬥。是非使用此玉之時乎。時哉時哉。不可失矣。

余乃左手持刃以抗魔賊。右手取玉而默祝之曰。吾輩生命係於此矣。願顯此不思議之作用。以殲此羣魔。以除世界之大慾。以救余輩之危境。勿虛此一擲。俾喪余身。祝畢。乃向旁側大巖石盡力一擲。亦不聞玉之碎音。唯見所擲之處。白煙一縷。森然直上。而白煙之間。燦乎有千百星光。迸出亂飛。其光若紅綠之冠絢爛。盼目往來。浮沈。余爲之駭愕不已。惶惶有飛集余頂之恐。旋見羣魔賊若喪靈魂。握刃仆地。余亦漸覺眩暈。昏然倒臥。不省人事。

### 第三十四回 海星丸之歸航

逾數日。余在昏夢中。聞隱然有呼余名者。余始微開倦眼。見余所睡處。非海上端舟。非地中牢獄。乃汽船中之上等船室也。回憶月下海岸。揮及靈戰時。

林 說 小

事。依稀彷彿。恍若隔世。余方疑惑間。覺有一纖若柔荑之手指。撫摩余額。而低呼余名曰。武田君。若躬安未。語音柔婉。若生平所熟悉者。特一時不及記憶。睜目審視。其人非他。蓋卽生平相愛之雪子也。貌若櫻花之乍經風雨。嬌冶中。含有幾分憔悴者。依余枕畔。似甚憫余。見余啟目微笑。乃喜形於色曰。武田君。幸元氣已回復矣。不爾。一瞑不醒。長如石像。妾之肝腸。殆欲寸裂矣。余聞之大愕。自念身如石像。蓋由雪子感於魔術使然。何余亦墮此術中。彼雪子何時蘇息。乃抱持余躬。而爲余看護者。種種疑團。不能自釋。乃向雪子問曰。卿所謂一瞑不醒。長如石像者。果僕乎。卿至何時得甦乎。是處爲汽船船室。果何船乎。來自何來。往自何往乎。余輩果以何時入此室處乎。距離魔窟。遠乎近乎。黑面之魔賊。擒乎縱乎。長岡氏何以不得一見。果何往乎。卿若不嫌煩瑣。請爲余一一釋之。雪子笑曰。是固非妾所能者。長岡大偵探。本欲

將此事首尾述與君聽。惟君今正夢中生活初醒之時。雅不欲強聒君耳。擾君清慮。君其靜養無躁。此後自當了了。余曰。嘆僕乃爲夢中生活乎。俯首凝思。往事如塵。浮現胸際。覺自逸出魔塔之後。若何被追。若何惡戰。若何投玉。若何發光諸事。尙覺歷歷。後此諸境。力索不得。非健忘也。殆卽所謂夢中生活者。其在此時間乎。

雪子見余沈思凝慮。乃笑曰。茲事誠不可思議哉。今距君授玉時已八日矣。聞昇君入此船室之後。不生不死。終日鼾鼾。在夢中生活。血肉之軀。竟如大理石之假像。是誠不可思議哉。余曰。僕固如此。卿則何如。雪子曰。妾與君同。方乘此汽船時。猶是塊然不靈之石像也。越三日。即距今五日。始蘧然蘇甦。前此諸事。渾無知覺。殆與君等。彼長岡氏不誠可笑乎。所與長岡氏同乘者。惟君與妾。外此則黑面之魔賊九人耳。無一不爲夢中生活。長岡氏周旋其

間如枯守青塚。惟見陳尸纍纍者。彼長岡氏頃往船底牢獄以觀幽囚之九  
魔賊。此時殆將歸矣。余曰。船底亦有牢獄乎。雪子曰。非真牢獄。特今九魔賊  
幽囚是處。故加以牢獄之名。語未畢。忽閑然一聲。船室之戶洞開。而長岡氏  
自外入矣。

余見之大喜。若獲異珍呼曰。長岡氏其來乎。長岡氏見余甦醒。絕不驚喜。若  
意中事者。仍以沈着之顏詰余曰。武田君。今自夢中生活醒矣。兩腰左近得  
母有堅如大理石之存留。而尙未回復者乎。余乃扣腰答曰。無之。余已回復  
如故矣。

余與長岡氏及雪子姬三人。入彼魔窟。危境迭遭。自分幾無生理。今雪子得  
救。無事生還。而夢中生活之余。亦得蘇息。安全無事。環坐船室。一時之愉快。  
何堪殫述。時長岡氏徐吸雪茄。謂余曰。僕與君以救援美人。深入魔塔。歷盡

大

魔

窟

艱辛。得以戰勝魔賊。使幽靈門之石碑。足爲吾輩莫大之功者。星冠之玉耳。此玉具有不思議之實力。而爲當世理化學社會所未知者。僕早與君言之。諒君亦知之審矣。方君與魔賊鏖戰海岸時。以一刃敵衆刃。勝敗之機。間不容髮。非利用此玉。萬難制勝。僕乃自穹廬頂上。趣君投玉。君果悉力投擲。玉碎如微塵。其間白氣一縷。陡然直上。陰森可怕。此在庸俗者。必謂之魔術。其實非魔術也。亦天地間不思議之化學作用耳。一切生物觸此氣者。無不麻醉。麻醉之人。惟見亂星飛流。紅綠光輝。閃爍眩目。是爲神經痳痺之證據。君與魔賊爲氣所醉。握刃倒臥。以入於夢中生活。幸余竝立穹廬。得避此氣。移時始下。先縛此九魔賊。奔至磯邊。端舟猶在。乃將君與雪子及魔賊。先後載之舟中。以渡荒海。時明月已斜。海上沈寂。舟中纍纍若尸橫陳。歸港時。月垂墮地。幸海星丸汽船。猶泊是處。乃以九魔賊幽囚船底。余三人入此室處。天

## 小説 林

甫辨色。汽船卽離黑面島之港。以歸航日本。越三日而雪子醒矣。往日塔中所視若石像之身。今復爲端莊明媚之美人矣。至今日而君又醒矣。余輩目的業已得達。而三人之中。仍得聚首一室。生還故國。亦吾輩一大快事。今距黑面魔塔。爲程已遠。橫濱之港。指日可達。卽若輩魔賊。悉已蘇甦。縛手背後。無能稍動。幽囚船底。不亞牢獄。頃往觀之。了無恐怖。徒覺面目黧黑。獵醜無倫耳。此皆君所未之知耳。君其樂聞之乎。

余乃瞿然起立曰。以若此之變幻不可思議。人所難得諸聞見者。今何幸備歷諸吾輩世界。雖廣度奇絕怪絕之事。鮮有出此右者。蓋此非余之謬言。吾人聞聞見見。不爲不多。若此詭譎。殊出意表。且自黑面島上陸而入塔而出塔。爲時僅一日耳。而奇雲詭雨。疊出不已。如觀幻燈。離奇恍惚。轉瞬卽變。夢中生活以後。回憶夢中生活以前諸事。塵塵若越幾千幾萬年者。惟余在夢

中生活時現何形象。曾不聞長岡氏道及者。乃問長岡氏曰。余在夢中生活未醒時。不審是何姿態。其亦爲雪子之大理石像乎。長岡氏啞然笑曰。君之姿態遠不若雪子也甚矣。蓋雪子雖屬麻醉而秀眉慧眼恍若天女神像。若君則面色蒼白。直如羅刹國之夜叉。白日掩臥耳。余曰。君猶得暇爲以謔語以傷人。君眞山羔善罵矣。旋又語曰。余本好奇。今探茲奇境。得以生歸東瀛者。長岡大偵探之力也。惟九魔賊既被捕。幽囚船底。君盍偕余一往。俾細瞻魔賊之顏。以遂余嗜奇之素願。長岡氏起立曰。可。遂邀雪子同往。雪子辭曰。妾以魔賊故。陷身魔窟。屢瀕危境。至今思之。不寒而慄。又何忍偕往以觀君其往矣。妾當於此坐候。長岡氏曰。既如是。亦不敢過強卿行。惟枯坐於此。不如出登甲板以待。強爲暢適。雪子首肯。余乃隨長岡氏出船室。或升或降。以達船底之室。見此室雖不甚大。然光綫所入。尙得辨別。較勝地中牢獄奚翅。

倍蓰。猛惡魔賊。手足皆縛。彼此呼號。如笠中豚豕之野性未馴者。聞余二人足音。爭側首凝眺。余亦凝神諦視。見彼黑色之鐵假面。已盡除去。而顏色醜惡。狀不類人。大似後猴類中之猩猩狒狒者。若茲奇醜。恐達爾文先生之人種進化論中。以之爲原人時代之代表品。庶幾近之。余乃謂長岡氏曰。此輩醜類。殆無倫比。恐今世紀中。雖黑奴紅種。勝於若輩多多矣。一至日本。可置之上野動物園。或淺草公花園中。以爲陳設品。俾人資之。以爲研究人種者之一助。常岡氏曰。顧君勿復言此。六合之內。萬彙羅陳。可爲陳設品。以供人研究者。何啻千萬。從未聞有以人類爲陳設品者。若由國際刑法上言之。則不論何國。裁判若輩。當處以終身禁錮之刑。鐵鎖琅璫。永囚獄底。不使復覩天日。以擾亂世界之治安。是謂正當之裁判。余俯首不敢置辯。

巡視既畢。復登舷梯出甲板。美人雪子。凭船首之甲板。以待臨風綽約。飄飄。

乎如洛妃丰韻可望而不可卽。余與長岡氏履音橐橐臨乎其前。此時船中諸人無不知余輩有此奇遇。於是船長以下若機器手。若水夫。若乘客。一時麁集。爭叩此事之顛末。余與長岡氏應接不暇。無從遍訴。乃約他日將此事顛末遍成小說。以公於世。今是編之發行。正以踐前約耳。

是時風清日朗。海波恬靜。而汽船海星丸。得以十分之速度。排水前行。惟聞舷旁水聲。汨汨不絕。湧臾而船沿日本海岸矣。又湧臾而入東京海灣矣。觀音崎之砲臺。翼然臨乎其前矣。本牧之帆船。猝然接諸目矣。又湧臾而鐘鳴鏗然。船已泊於橫濱之埠矣。遠蹈魔窟。生歸故國。上天相我之功。又何可沒。回顧南天。波濤浩淼。唯見白雲片片。飛渡海天。後之探險家。有入此島者。則登黑面塔。以遙望女王山。亦當噴噴道及余輩故事。永以爲鴻爪之留也。

大魔窟終

欽命一二四項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爲

給示諭禁事茲職商孟芝風稟稱編印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委糾合同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經成書增進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賣利潤印或者換字句改換名目希圖蒙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懸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蒙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廳一體立悉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四書賣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廣

告

◎謹告小說林社創設宏文館之趣意

本社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發行各  
種小說荷蒙海內同志信用風行開業以來日臻隆盛  
本年八月紀念二週年成立特別廉賣適奉明詔預  
備立憲以促國民程度之進步同人咸謂非印行於家  
庭社會國家深有裨益之書殊未盡一分子之責任爰  
再擴充資本添招股份創設宏文館編輯教師學生需  
用各科學參攷專門各書以爲學界鑑勺之助想亦熟  
心諸君所心許而樂贊成者也

廣

擎海花一編

五角

海天嘯傳奇

二角

擎海花二編

五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女英雄彈詞（絕版）

身毒叛亂記上中卷

各四角

俠奴血

四角

◎ 地理小說（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爲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下卷

各四角

◎ 科學小說（啓智秘鑰闡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中下卷 各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告

廣

新舞臺一

四角半

軍役奇談（絕版）

新舞臺二

四角

◎偵探小說（變形易相偵察鈎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合本

四角半

合本

四角

) 第一案

(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分  
本 第二三案

(本 分)  
第九十案

二角

(第四五案

二角

羣奴角

二角半

纖手秘密

三角

秘密隧道上卷

三角

秘密隧道下卷

三角半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觸體杯上中下卷

各三角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肢篋術

二角

日本劍上下卷

各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案(深淺印)二角半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四五六七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八至十一三角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各三角

女首領上下卷

各三角

一捻紅

五角

◎言情小說（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眞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影之花中卷

五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半

愛河潮（全部）

一元

雙艷記

三角半

銀山女王上中卷

各四角

離恨天上卷

三角

新戀情上中卷

各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萬里鴛上卷

四角

妬之花

四角半

萬里鴛中卷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萬里鴛下卷

四角

車中美人

二角半

女魔力上卷

四角

情海劫上卷

二角半

告

廣

◎ 國民小說（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鑑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廣

蘇格蘭獨立記卷一 四角

◎ 家庭小說（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思格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上下卷）

各三角

鴻巢記

◎ 社會小說（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真大魔力超舞上乘）

俠女奴

二角

啞旅行下卷

四角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 冒險小說（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歎仰朴頓歎雁行鼎足）

海外天（版權歸本社）

四角

◎ 滑稽小說（晏清淳子著名昔史談譜談笑齋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 ◎謹告最新發行（小本小說）之趣旨

本社編著小說荷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事迹之離奇筆墨之簡潔久爲識者推許但舟車攜帶時有以不便忠告本社者爰擇若干種仿叢刊之例都爲十集每集八種訂成洋裝精本袖珍小冊大小一律以供諸君酒後茶餘公暇課罷作一消遣法殆亦海內社會所歡迎焉

## 第一集

◎第一種

孤兒記

◎第六種

紅泥記

◎第七種

◎第二種  
◎第三種

黃鑽石

◎第八種

◎第四種  
◎第五種

錢塘獄

霧中案

小說林廣告

八

付印預告

紅泥記

大魔窟

廣

少年偵探

蘇格蘭獨立記卷一

黃金世界

新紀元

空中之刃

奇獄二

福爾摩斯偵探案（黃金骨）

情海劫下卷

新戀情下卷

海屋籌

霧中案

鏡中人

燧中燈

三姑花

丙午年八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定價洋四角

小說林總編譯所

小說林活版部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小說林

版權證

印刷者

發行者

分售者

各省書局



